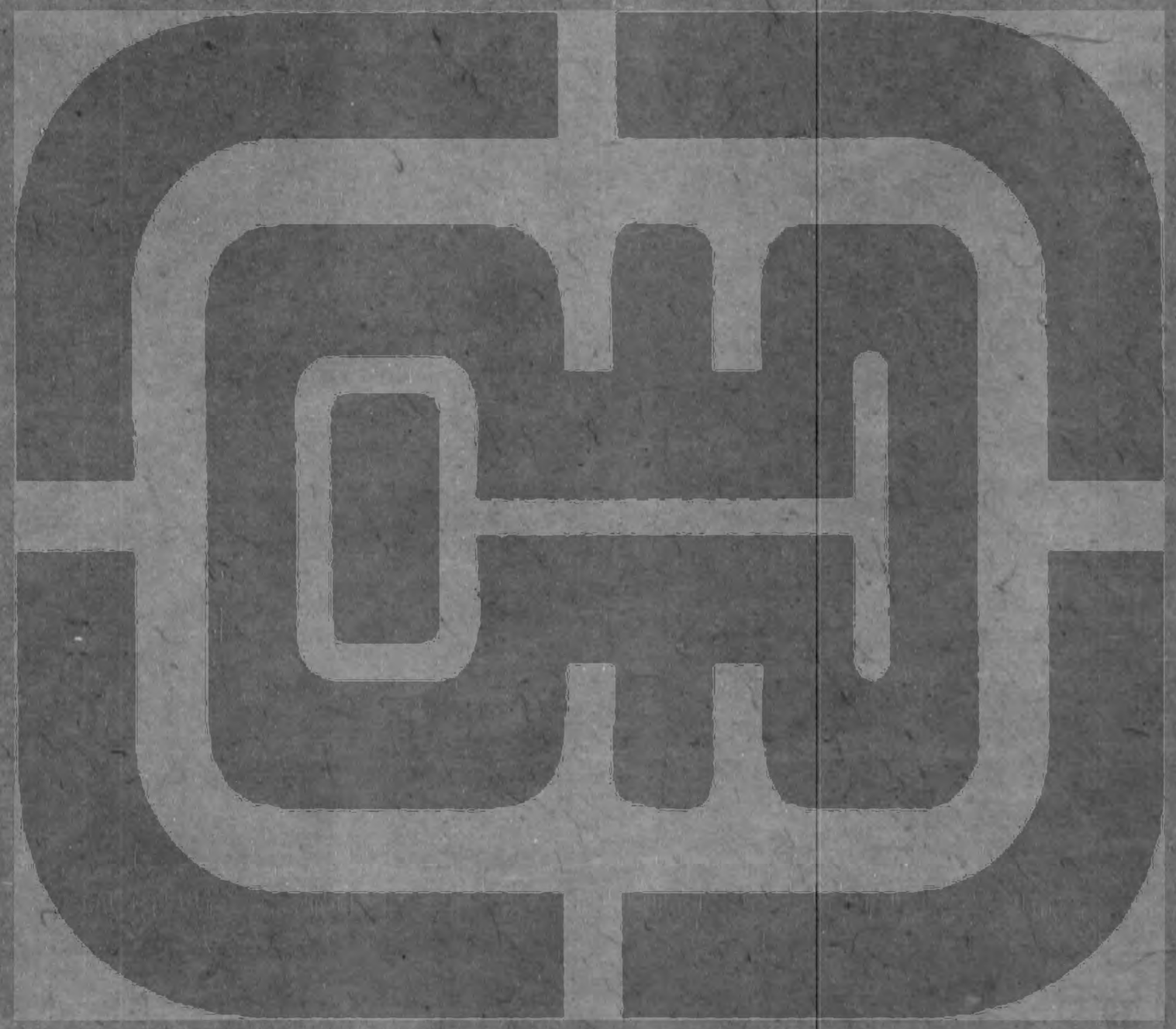

列傳第三十四上

晉

王祥弟覽　鄭冲

何曾子劭遵　石苞子崇孫鑠　歐陽建

羊祜　杜預子錫

陳騫子興　裴秀子頠　秀從弟楷子憲

衛瓘子恒玠　孫璪　張華子禕劉卞　趙

王沈子浚　荀顗

荀勗子藩　藩子邃　藩弟組　組子弈　馮紞

賈充 孫謐 族子模 充弟混 郭彰 楊駿 弟珧 濟

王祥字休徵琅邪臨沂人漢諫議大夫吉之後也祖仁青州刺史父融公府辟不就祥性至孝早喪親繼母朱氏不慈數譖之由是失愛於父每使埽除牛下祥愈恭謹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嘗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黃雀數十飛入其幕復以供母鄉里驚嘆以爲孝感之所致焉有丹柰結實母命守之每風雨祥輒抱樹而立其篤孝純至如此漢末遭亂扶母攜弟覽避地廬江隱居三十餘年不應州縣之命母終

居喪毀瘁杖而後起徐州刺史呂虔檄爲別駕祥年垂耳順固辭不受覽勸之爲具車　祥乃應召虔委以州事于時寇盜充斥祥率勵兵士頻討破之州界清靜政化大行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舉秀才除溫令累遷大司農高貴鄉公即位與定策功封關內侯拜光祿勳轉司隸校尉從討毋丘儉增邑四百户遷太常封萬歲亭侯天子幸太學命祥爲三老祥南面几杖以師道自居天子北面乞言祥陳明王聖主君臣政化之要以訓之聞者莫不砥礪及高貴

鄉公之弒也朝臣舉哀祥號哭曰老臣無狀涕淚交流衆有愧色頃之拜司空轉太尉加侍中五等建封睢陵侯邑一千六百户及武帝爲晉王祥與荀顗往謁顗謂祥曰相王尊重何侯既已盡敬今便當拜也祥曰相國誠爲尊重然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相去一階而已班例大同安有天子三司而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吾不爲也及入顗遂拜而祥獨長揖帝曰今日方知君見顗之重矣武帝踐阼拜太保進爵爲公加置七官之職帝新受命虛己以求讜

言祥與何曾鄭冲等耆艾篤老希復朝見帝遣侍中往
愷諮問得失及政化所先祥以年老疲耄累乞遜位帝
不許御史中丞侯史光奏祥久病闕朝會禮請免祥官
詔不許祥固乞骸骨詔聽以雎陵公就第位同保傅在三
司之右祿賜如前又詔賜几杖不朝大事皆咨訪之賜
安車駟馬第一區錢百萬絹五百匹牀帳簟褥以舍人
六人爲雎陵公舍人置官騎二十人以公子騎都尉肇
爲給事中使常優游定省又以太保高潔清素家無宅
宇其權留本府須所賜第成乃出及疾篤著遺令訓子
孫曰夫生之有死自然之理吾年八十有五歷事何恨
不有遺言使爾無述吾生值季末登庸歷試無職佐之
勳沒無以報氣絕但洗手足不須沐浴勿纏尸皆斂故
衣隨時所服所賜山玄玉珮衛氏玉玦綬笏皆勿以殮
西芒山土自堅貞勿用甓石勿起墳隴穿深二丈槨趣
容棺勿作前堂布几筵置書籍鏡奩之具棺前但可施
牀榻而已糒脯各一盤玄酒一杯爲朝夕奠家人大小
不須送喪大小祥乃設特牲無違余命高柴泣血三年
夫子謂之愚閔子除喪出見援琴切切而哀仲尼謂之

孝故哭泣之哀日月降殺飲食之宜自有制度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過德之至也揚名顯親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懔之至也臨財莫過乎讓此五者立身之本顏子所以爲命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其子皆奉而行之泰始五年薨年八十有五詔賜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帛百匹明年葬謚曰元祥之薨奔赴者非朝廷之賢則親親故吏而已門無雜弔之賓族孫戎歎曰太保可謂清達矣又稱祥在正始世不在能言之流及與之言理致清遠將非以德掩其言乎祥有五子肇夏馥烈[illegible]夏早卒馥嗣爵咸寧初以祥家甚貧儉賜絹三百匹拜馥上洛太守卒謚曰孝子根嗣散騎郎肇仕至始平太守肇子俊守太子舍人封永世侯俊子遐鬱林太守烈芬並幼知名爲祥所愛二子亦同時而亡將死烈欲還葬舊土芬欲留葬京邑祥流涕曰不忘故鄉仁也不戀本土達也惟仁與達吾二子有焉祥弟覽覽字玄通母朱氏遇祥無道覽年數歲見祥被楚捶輒涕泣抱持至于成童無諫其母其母少止凶虐朱屢以非理使祥覽輒與祥俱又虐

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朱患之乃止祥喪父之後漸
有時譽朱深[illegible]之密使鴆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疑有
毒爭而不與朱遽奪反之自後朱賜祥饌覽輒先嘗朱
懼覽致斃遂止覽孝友恭恪名亞於祥及祥仕進覽亦
應本郡之召稍遷司徒西曹掾清河太守五等建封即
丘子邑六百户泰始末除弘訓少府職省轉太中大夫
祿賜與卿同咸寧初詔以覽爲宗正卿頃之以疾上疏
乞骸骨詔聽之以太中大夫歸老賜錢二十萬牀帳薦
[illegible]殿中醫療疾給藥後轉光祿大夫歸老門施行馬

咸寧四年卒時年七十三謚曰貞有六子裁字士初撫
軍長史基字士先治書御史會字士和侍御史正字士
則尚書郎彥字士治中護軍琛字士偉國子祭酒初呂
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爲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謂祥曰
苟非其人刀或爲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始固
辭彊之乃受祥臨薨以刀授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
覽後弈世多賢才興於江左矣裁子導別有傳
鄭冲字文和滎陽開封人也起自寒微皐爾立操清恬
寡慾耽玩經史遂博究儒術及百家之言有姿望言動必

循禮任真自守不要鄉曲之譽由是州郡久不加禮及魏
文帝爲太子搜揚仄陋命冲爲文學累遷尚書郎出補陳
留太守冲以儒雅爲德莅職無幹局之譽篤食縕袍不營
資產世以此重之大將軍曹爽引爲從事中郎轉散騎常
侍光祿勳嘉平三年拜司空及高貴鄉公講尚書冲執經
親授與侍中鄭小同俱被賞賜俄轉司徒常道鄉公即
位拜太保位在三司之上封壽光侯冲雖位階台輔而
不預世事時文帝輔政平蜀之後命賈充羊祜等分定
禮儀律令皆先諮於冲然後施用及魏帝告禪使冲奉
策武帝踐阼拜太傅進爵爲公頃之司隸李憙中丞傅玄
光奏冲及何曾荀顗等久絕以疾病俱應免官帝不許冲遂
不視事表乞骸骨優詔不許遣使申喻冲固辭上貂蟬印
綬詔又不許泰始六年詔冲與太保朗陵公何曾太尉臨
淮公荀顗及故司空博陵元公王沉衛將軍鉅平侯羊祜
各於本國置郎中令假夫人世子印綬食本秩三分之一
如郡公侯比九年冲又抗表致仕詔聽所執以壽光公就
第位同保傅在三公之右賜几杖不朝朝有大政輒就諮
訪又賜安車駟馬第一區錢百萬絹五百匹牀帷薦褥置

舍人六人官騎二十人以世子徽爲散騎常侍傅常優游
完省祿賜所供策命儀制一如舊典明年薨帝於朝堂發
哀追贈太傅賜秘器朝服衣一襲錢三十萬布百匹謚曰
成咸寧初有司奏冲與安平王孚等十二人皆存銘太常
配食于廟初冲與孫邕曹羲荀顗何晏共集論語諸家訓
註之善者記其姓名因從其義有不安者輒改易之名曰
論語集解成奏之魏朝于今傳焉冲無子以從子徽爲嗣
位至平原內史徽卒子簡嗣
何曾字穎考陳國陽夏人也父夔魏太僕陽武亭侯曾少

襲爵好學博聞與同郡袁侃齊名魏明帝初爲平原侯曾
爲文學及即位累遷散騎侍郎汲郡典農中郎將給事黃
門侍郎上疏曰今之郡守則古列國之君也上當奉宣朝
恩以致惠和下當興利而除其害故得其人則可安莽其
人則爲患況今國家大舉新有發調軍師遠征上下劬勞
是以郡守益不可不得其人臣聞諸郡守有年老或疾病
皆委政丞掾不恤廢事或體性疎怠不以政理爲意在官
積年惠澤不加於人然於考課之限罪亦不至免黜故得
經延歲月而無斥罷之期臣愚以爲可密詔主者使隱核

參訪郡守其有老病不隱親人物及宴敎少恩好惰人事
煩撓百姓者皆可徵還爲更選代頃之遷散騎常侍及宣
帝將伐遼東曾上疏魏帝曰臣聞先王制法必全於愼故
建官受任則置副位陳師命將則立監貳宜令遣使則設
介副臨敵交刃又參御右蓋以盡思謀之功防安危之變
也是以在險當難則權足相濟隙缺不補則才足相代其
爲國防至深至遠及至漢氏亦循舊章韓信代趙張耳爲
貳馬援討越劉隆副軍前世之跡著在篇志今大尉奉辭伐
罪精甲銳鋒步騎數萬道路迴阻且四千里雖假天威有
無戰寇或潛遁消引日月命無常期人非金石遠慮詳
備誠宜有副今北軍諸將及大尉所督皆爲僚屬名位
不殊素無定分統御之尊卒有變急不相鎮攝存不忘
亡聖達所裁臣愚以爲宜選大臣名將威重宿著者成
其禮秩遣詣北軍進同謀略退爲副佐雖有萬一不虞
之變軍主有儲則無患矣當不從出補河內太守在任
有威嚴之稱徵拜侍中尋遷大司農平中爲司隸校尉
撫軍校事丑模憑寵作威交利盈積朝野畏憚莫敢言者
曾奏劾之朝廷稱焉時曹爽專權宣帝稱疾曹亦謝病爽

誅乃起視事魏帝之廢也曾預其謀焉時步兵校尉阮
籍負才放誕居喪無禮曾責籍於文帝座曰卿縱情
背禮敗俗之人今忠賢執政總核名實若卿之輩不可
長也因言於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以重哀
飲酒食肉於公座乎宜擯四裔無令污染華夏帝曰此
子羸病若此君不能為吾忍耶曾重引據辭理甚切帝
雖不從時人甚憚之母丘儉誅子甸妻荀應坐死其族
兄顗族父虞並景帝姻通共表魏帝以全其命詔聽離
婚荀所生女芝為潁川太守劉子元妻亦坐死以懷任

繫獄荀辭請曾乞恩曰芝繫在廷尉顧影知命計日備
法乞沒為官婢以贖芝命曾哀之騰辭上議朝廷僉以
為當遂改法焉曾在司隸積年遷尚書正元中為鎮北
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假節將之鎮文帝使武帝齊王
攸辭送數十里曾盛為賓主備太牢之饌侍從吏騶莫
不醉飽帝既出又過其子敞曾先勑敞曰客必過汝汝
當豫嚴勁不冠帶停廬長久曾深以譴敞其見崇重如
此遷征北將軍進封潁昌侯咸熙初拜司徒改封朗
陵侯文帝為晉王公卿以高柔鄭袤俱為三公將入見曾

獨致拜盡敬二[illegible]而已及武帝襲三位以曾爲晉
丞相加侍中奏[illegible]進踐阼拜太尉進爵爲
公食邑千八百戶泰始初詔以曾爲太保侍中如故久
之以本官領司徒盡固讓不許遣散騎常侍喻旨乃視
事進位太傅曾以年老屢乞遜位詔不許又進太宰侍
中如故朝會劒履乘輿上殿妃漢相國蕭何田千秋魏
太傅鍾繇故事賜錢百萬絹五百匹及八尺牀帳簟褥
自副置長史掾屬祭酒及負吏一依舊制所給親兵官
騎如前主者依次按禮典務使優備後每召見勑以常
所服飲物自隨令二子侍從咸寧四年薨年八十帝於
朝堂素服舉哀賜東園秘器朝服　具衣一襲錢三十
萬布百匹將葬下禮官議謚博士秦秀謚爲繆醜帝不
從策謚曰孝太康末子劭自表改謚爲元曾性至孝閑
門整肅自少及長無聲樂嬖幸之好年老之後與妻相
見皆正衣冠相待如賓已南面妻北面再拜上酒酬酢
既畢便出一歲如此不過兩三焉司隸校尉傅玄嘗著
論稱曾及荀顗以爲極盡孝道足爲君子之儀袁然性
奢豪務在華侈帷帳車服窮極綺麗廚膳滋味過於王

者每燕見不食太官所設帝輒令取其食蒸餅上不拆作十字不食食日萬錢猶云無下箸處人以小紙爲書者勑記室勿報劉毅等數劾奏曾侯怏怏無度帝以其重臣一無所問都官從事劉享嘗奏曾輦侯以銅鉤鉤紐車轝牛蹄角後曾辟享爲掾或勸勿應享謂至公不宜不以私憾遂應辟曾嘗因小事加享杖罰其外寬內忌亦此類也時司空賈充權擬人主曾早充而附之及充以庾純因酒相競曾黨充而抑純以此爲正直所非二子遵劭劭字敬祖少與武帝同年有總角之好帝爲王太子以劭爲中庶子及即位轉散騎常侍甚見親待劭稍有姿望遠客朝見必以劭待直每詣方貢獻帝輒賜之而觀其占謝焉咸寧初有司奏劭及兄遵等受故南令袁毅貨雖經赦宥宜皆禁止事下廷尉詔勿坐保與毅有累世之交遵等所取差薄一皆置之遷侍中尚書惠帝即位初建東宮太子年幼欲令親萬機故盛選六傅以劭爲太子太師通省尚書事後轉特進累遷尚書左僕射劭博學善屬文陳說近代事若指諸掌永康初遷司徒趙王倫篡位以劭爲太宰及三王交爭劭以斬晃

而游其間無怨之者而驕奢簡貴亦有父風衣裘服玩
鮮故巨積食必盡四方珍異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爲限
時論以爲太官御膳無以加之然優游自足不會權勢
常語鄉人王詮曰僕雖名位過幸少無可書之事惟與
夏侯長容諫授博士可傳史冊耳所撰司棊王弼傳及
諸奏議文章並行於世永寧元年薨贈司徒謚曰康子
岐嗣劭初亡表棊弔岐岐辭以疾棊獨哭而出曰今年
決下婢子品王詮謂之曰知死弔死何必見生岐前多
棊爾時不下何公新亡便下岐品人謂中正畏彊易弱

棊乃止劭廢兄遵字思祖少有幹能起家散騎黃門侍
散騎常侍侍中累轉大鴻臚性亦奢忲役使御府工匠
作禁物又鬻官行器爲司隸劉毅所奏免官太康初起爲
魏郡太守遷太僕卿又免官卒於家四子嵩綏機羨嵩
字泰基寬弘愛士博觀墳籍尤善史漢少歷清官領著
作郎綏字伯蔚位至侍中尚書自以繼世名貴奢侈過
度性既輕物翰札簡傲城陽王尼見綏書疏謂人曰伯
蔚居亂而矜豪乃爾豈其免乎劉輿潘滔譖之於東海
王越越遂誅綏初曾侍武帝宴退而告導等曰國家應

天受禪創業垂統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兆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此子孫之憂也汝等猶可獲免指諸孫曰此輩必遇亂亡也及綏死嵩哭之曰我祖其大聖乎機爲鄒平令性亦矜傲責鄉里謝鯤等拜或誡之曰禮敬年爵以德爲主令鯤拜勢懼傷風俗機不以爲慙美以爲離狐令既驕且吝陵駕人物鄉閭疾之如讎永嘉之末何氏滅亡無遺焉

石苞字仲容渤海南皮人也雅曠有智局容儀偉麗不修小節故時人爲之語曰石仲容姣無雙縣召爲吏給農司馬會謁者陽翟郭玄信奉使求人爲御司馬以苞及鄧艾給之行十餘里玄信謂二人曰子後並當至卿相苞曰御隸也何卿相乎既而又被使到鄴事久未決乃販鐵於鄴市市長沛國趙元儒名知人見苞異之因與結交嘆苞遠量當至公輔由是知名見吏部郎許允求爲小縣允謂苞曰卿是我輩人當相引在朝廷何欲小縣乎苞還歎息不意允之知已乃如此也稍遷景帝中護軍司馬宣帝聞苞好色薄行以讓景帝帝荅曰苟

雖細行不足而有經國才略夫貞廉之士不必能經濟
務是以齊桓忘管仲之奢僭而録其匡合之大謀漢
高捨陳平之汙行而取其六奇之妙筭苞雖未可以上
儔二子亦今日之選也帝乃釋從鄴興農中郎將時袁
紹王侯多居鄴下尚書丁謐貴傾一時並較時利苞奏
列其事由是益見稱歷東萊琅邪太守所在有威惠遷
徐州刺史文帝之敗於東關也苞獨全軍而還帝指苞
持節謂苞曰恨不以此授卿以究大事乃遷苞爲奮武
將軍假節監青州諸軍事及諸葛誕舉兵淮南苞統青
州諸軍督兗州刺史州泰徐州刺史胡質簡銳卒爲游
軍以備外寇吳遣大將軍朱異丁奉等來迎誕軍留輜
重於都陸輕兵渡黎水苞等逆擊大破之泰山太守胡
烈以奇兵詭道襲都陸盡焚其委輸異等收餘衆而退
壽春平拜苞鎮東將軍封東光侯假節頃之代王基都
督揚州諸軍事苞因入朝當還辭高貴鄉公留語盡日
既出白文帝曰非常主也數日而有成濟之事後進位
征東大將軍俄遷驃騎將軍文帝崩賈充荀勗議葬禮
未定苞時奔喪慟哭曰基業如此而以人臣終乎葬禮

乃定後與陳騫諷魏帝以歷數已終天命有在及禪
位苞有力焉武帝踐阼遷大司馬進封樂陵郡公加侍
中羽葆鼓吹自諸葛誕破滅苞便鎮撫淮南士馬彊盛
邊境多務苞既勤庶事又以威惠服物淮北監軍王琛
輕苞素微又聞童謠曰宮大馬幾作驢大石壓小不得
舒因是密表苞與吳人交通先時望氣者云東南有大
兵起及琛表至武帝甚疑之會荊州刺史吳烈表吳人
欲大出爲寇苞亦聞吳師將入乃築壘遏水自固帝聞
之謂羊祜曰吳人每來常東西相應無緣偏爾豈石苞
果有不順乎祜深明之而帝猶疑焉會苞子喬爲尚書
郎上召之經日不至帝謂爲必叛欲討苞而隱其事遂
下詔以苞不料賊勢築壘遏水勞擾百姓策免其官遣
太尉義陽王望率大軍徵之以備非常又勑鎮東將軍
琅邪王伷自下邳會壽春苞用掾孫鑠計放兵步出住
都亭待罪帝聞之意解及苞詣闕以公還第苞自恥受
任無效而無怨色時鄴奚官督郭廣上書理苞於是詔
以苞爲司徒有司奏苞前有折撓不堪其任以公還第
已爲弘厚不宜擢用詔原其事苞乃就位苞奏州郡農

桑未有賞罰之制宜遣掾屬循行皆當均其土宜舉其
殿最然後爲之黜陟詔嘉之使專督察公增置掾屬十
人聽取王官更練事業者苞在位稱爲忠勤每帝委任
焉泰始八年薨帝發哀於朝堂賜秘器朝服一具衣一
襲錢三十萬布百匹及葬給節幢麾曲蓋追鋒車鼓吹
介士大車皆如魏司空陳泰故事車駕臨送於東掖門
外策謚曰武咸寧初詔苞等並爲王功列於銘饗苞子
爲終制曰延陵薄葬孔子以爲合禮華元厚葬春秋以
爲不臣古之明義我也自今死亡者皆斂以時服不得裝

重又不得飯唅爲愚俗所爲又不得設牀帳明器也定變
之後復土滿坎一不得起墳種樹昔王孫裸葬矯時其
子奉命君子不譏況於合禮典者邪諸子皆遵奉遺令
又斷親戚故吏設祭有六子越喬統浚儁崇以統爲嗣
統字弘緒歷位射聲校尉大鴻臚子順爲尚書郎越字
弘倫早卒喬字弘祖歷尚書郎散騎侍郎帝既召喬不
得深疑苞反及苞至有慙色謂之曰卿子幾破卿門苞
遂廢之終身不聽仕又以有穢行徙頓丘與弟崇同被
害二子超熙亡走得免成都王穎之起義也以超爲折

衝將軍討孫秀以功封侯又爲振武將軍征荊州賊李
辰頴與長沙王乂相攻超常爲前鋒遷中護軍陳眕等
挾惠帝北伐超走還鄴頴使超距帝於蕩陰王師敗績
超逼帝幸鄴宮會王浚攻頴於鄴頴以超爲右將軍以
距浚大敗而歸從駕之洛陽西遷長安河間王顒以超
領北中郎將使與頴共距東海王越超於滎陽募兵右
將軍王闡與與兵中郎趙則並受超節度爲豫州刺史
劉喬繼援范陽王虓逆擊斬超而熙得走免永嘉中爲
太傅參軍浚字景倫清冷有鑒識敬愛人物位至黃門
侍郎爲當世名士早卒雋字彥倫少有名譽議者稱爲
令器官至陽平太守早卒崇字季倫生於青州故小名
齊奴少敏惠勇而有謀苞臨終分財物與諸子獨不及
崇其母以爲言苞曰此兒雖小後自能得年二十餘爲
脩武令有能名入爲散騎郎遷城陽太守伐吳有功封
安陽鄉侯在郡雖有職務好學不倦以疾自解頃之拜
黃門郎兄統忤扶風王駿有司承旨奏統將加重罰既
而見原以崇不詣闕謝恩有司欲復加統罪崇自表申
列遂得事解累遷散騎常侍侍中武帝以崇功臣子有

幹局深器重之元康初楊駿輔政大開封賞多樹黨援
崇與散騎郎蜀郡何攀共立議奏於惠帝曰陛下自東
宮繼統此乃天授而班爵乃優於泰始革命之初一不
安也平吳謀臣猛將以致恩竭力受賞而今之恩澤優
於滅吳之功不安二也大晉卜世莫知其紀今之開制
當垂于後若尊卑無差有爵必進數世之後莫非公侯
不安三也書奏弗納出爲南中郎將荊州刺史領南蠻
校尉加鷹揚將軍崇在南中得鴆鳥雛以與後軍將軍
王愷時制鴆鳥不得過江爲司隸校尉傅祗所糾詔原
之燒鴆於都街崇穎悟有才氣而任俠無行檢在荊州
刼遠使商客致富不貲徵爲大司農以徵書未至擅去
官免頃之拜太僕出爲征虜將軍假節監徐州諸軍事
鎮下邳崇有別館在河陽之金谷一名梓澤送者傾都
帳飲於此焉至鎮與徐州刺史高誕爭酒相傳爲軍司所
奏免官復拜衛尉與潘岳諂事賈謐謐與之親善號曰
二十四友廣城君每出崇降車路左望塵而拜其卑佞
如此財產豐積室宇宏麗後房百數皆曳紈綉珥金翠
絲竹盡當時之選庖膳窮水陸之珍與貴戚王愷羊琇

之徒以奢靡相尚愷以粭澳釜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崇塗泥以椒愷用赤石脂崇愷爭豪如此武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枝柯扶疎世所罕比愷以示崇崇便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又以疾已之寶聲色方厲崇曰不足多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條幹絕俗光彩曜目如愷比者甚衆愷怳然自失矣崇為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每冬得韭菹虀嘗與愷出游爭入洛城崇牛迅若飛電愷絕不能及愷每以此三事為恨乃密賫崇帳下問其所以荅云豆至難煑豫作熟末客來但作白粥以投之耳韭菹虀是擣韭根雜以麥苗耳牛奔不遲良由馭者逐不及反制之可聽蹈轅則馭矣於是悉從之遂爭長焉崇後知之因殺所告者嘗與王敦入太學見顏回原憲之家顧而歎曰若與之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間敦曰不知餘人云何子貢去卿差近崇正色曰士當身名俱泰何至甕牖哉其立意類此劉真兄弟少時為王愷所嫉愷召之宿因欲坑之崇素與真善聞當有變夜馳詣愷

問二劉所在惶迫卒不得隱崇徑進於後齋牽出同事而去語曰年少何以輕就人宿輿深德之及賈謐誅崇以黨與免官時趙王倫專權崇甥歐陽建與倫有隙崇有妓曰綠珠美而豔善吹笛孫秀使人求之崇時在金谷別館方登凉臺臨清流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盡出其婢妾數十人以示之皆蘊蘭麝被羅縠曰在所擇使者曰君侯服御麗則麗矣然本受命指索綠珠不識孰是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知今察遠照邇願加二思崇曰不然使者出而又反崇竟不許秀怒乃勸倫誅崇建亦潛知其計乃與黃門郎潘岳陰勸淮南王允齊王冏以圖倫秀秀覺之遂矯詔收崇及潘岳歐陽建等崇正宴於樓上介士到門崇謂綠珠曰我今為爾得罪綠珠泣曰當効死於官前自投于樓下而死崇曰吾不過流徙交廣耳及車載詣東市崇乃歎曰奴輩利吾家財耳收者答曰知財致害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崇母兄妻子無少長皆被害死者十五人崇時年五十二初崇家稻米飯在地經宿皆化為螺時人以為族滅之應有司簿閱崇水碓三十餘區蒼

頭八百人他珍寶貨賄田宅稱是及惠帝復阼詔以卿
禮葬之封崇從孫演爲樂陵公苞曾孫樸字玄真爲人
謹厚無才藝沒於胡石勒以與樸同姓俱出河北引樸
爲宗室特加優寵位至司徒歐陽建字堅石世爲冀方
右族雅有理思才藻美贍擅名北州時人爲之語曰渤
海赫赫歐陽堅石辟公府歷山陽令尚書郎馮翊太守
甚得時譽及遇禍莫不痛惜之年三十餘臨命作詩文
甚哀楚孫鑠者字巨黻河內懷人也少樂爲縣吏太守
吳奮轉以爲主簿鑠爲司徽戰登綱紀時僚大姓猶不與
鑠同坐奮大怒遂語爲鑠爲司隸都官從事司隸校尉劉
訥甚知賞之奮
於大司馬石苞苞辟爲掾鑠將
應命行達許昌會臺已密遣輕軍襲苞于時汝陰王鎮許
鑠過謁之王先識鑠以鄉里之情私告鑠曰無與禍鑠
既出即馳詣壽春爲苞畫計苞賴而獲免遷尚書郎在
職駮議十有餘事爲當時所稱
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也世吏二千石至祜九世並
以清德聞祖續仕漢南陽太守父衛上黨太守祜蔡邕
外孫景獻皇后同產弟祜年十二喪父孝思過禮事叔

父耽甚謹嘗游於汉水之濱遇父老謂之曰孺子有好
相年未六十必當建大功於天下既而去莫知所在及
長博學能屬文身長七尺三寸美鬚眉善談論郡將夏
侯威異之以兄靈之子妻之舉上計吏州四辟從事秀
才五府交命皆不就太原郭奕見之曰此今之顏子也
與王沉俱被曹爽辟沉勸就徵祐曰委質事人復何容
易及爽敗沉以故吏免因謂祐曰常識卿前語祐曰此
非治慮所及其先識不伐如此夏侯霸之降蜀也親姻
多告絕祐獨安其室思禮有加焉尋遭母憂長兄發又

卒毀瘠寢頓十餘年以道素自居恂恂若儒者文帝為
大將軍辟祐未就公車徵拜中書侍郎俄遷給事中黃
門郎時高貴鄉公好屬文在位者多獻詩賦汝南和逌
以忤意見斥祐在其間不得而親疎有識尚焉陳留王
立賜爵關中侯邑百户以少帝不願為侍臣求出補吏
徙秘書監及五等建封鉅平子邑六百户鍾會有寵而
忌祐亦憚之及會誅拜相國從事中郎與荀勗共掌機
密遷中領軍悉統宿衛入直殿中執兵之要事兼內外
武帝受禪以佐命之勳進號中軍將軍加散騎常侍改

封都公邑三千户固讓封不受乃進本爵為侯置郎中
令備九官之職加夫人印綬泰始初詔以祐為尚書右
僕射衛將軍給本營兵時王佑賈充裴秀皆前朝名望
祐每讓不處其右帝將有滅吳之志以祐都督荊州諸
軍事假節散騎常侍衛將軍如故祐率營兵出鎮南夏開
設庠序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市大信降
者欲去皆聽之時長吏來官後人惡之多毀壞舊府祐
以死生有命非由居室書下征鎮普加禁斷吳石城守
去襄陽七百餘里每為邊害祐患之竟以詭計令吳罷

守於是戍邏減半分以墾田八百頃大獲其利祐之始
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積詔罷江北
都督置南中郎將以所統諸軍在漢東江夏者皆以益
祐祐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之下侍衛者不
過十數人而頗以畋漁廢政嘗欲夜出軍司徐胤執棨
當營門曰將軍都督萬里安可輕脫將軍一去危亦國
家之安危乎胤今日若死此門乃開耳祐改容謝之此
後稀出矣入後加車騎將軍開府如三司之儀祐上表固
讓不聽及還鎮吳西陵督步闡舉城來降吳將陸抗攻

之甚急詔祜迎闡祜率兵五萬出江陵遣荆州刺史楊肇攻抗不克闡竟爲抗所擒有司奏祜所統八萬餘人賊衆不過三萬祜頓兵江陵使賊備得設方遣楊肇偏軍入險兵少糧懸軍人挫衂皆違詔命無大臣節可免官以侯就第竟坐貶爲平南將軍而免楊肇爲庶人祜以孟獻營虎牢而鄭人懼是歲城東陽而萊子服乃進據險要開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奪吳人之資石城以西盡爲晉有自是前後降者不絕乃增脩德信以懷柔初附歡然有吞并之心每與吳人交兵克日方戰不爲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詐之計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人有略吳二兒爲俘者祜遣送還其家後吳將夏詳邵顗等來降二兒之父亦率其屬與俱吳將陳尚潘景秦寇祜追斬之美其死節而厚加殯斂景尚子弟迎喪祜以禮遣還吳將鄧香據夏口祜募生縛香既至宥之香感其恩甚率部曲而降祜出軍行吳境刈穀爲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景江沔遊獵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爲吳人所傷而爲晉兵所得者皆封還之於是吳人翕然悅服稱爲羊公不之名也祜與陸抗相對使命交

通抗稱祐之德量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也抗嘗病
祐饋之藥抗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抗曰羊祜豈酖人
者時談者以爲華元子反復見於今抗每嘗其戍曰彼
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
求細利孫皓聞二境交和以詰抗抗曰一邑一鄉不可
以無信義況大國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德於祜無傷
也祜眞慤無私疾惡邪佞荀勗馮紞之徒甚忌之從甥
王衍嘗詣祜陳事辭甚俊辯祜不然之衍拂衣而起祜
顧謂賓客曰王夷甫方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
此人也步闡之役祜以軍法將斬王堯故戎衍並憾之
每言論多毀祜時人爲之語曰二王當國羊公無德咸
寧初除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得專辟召初祜以
伐吳必藉上流之勢又時吳有童謠曰阿童復阿童銜
刀浮渡江不畏岸上虎但畏水中龍祜聞之曰此必水
軍有功但當思應其名者耳會益州刺史王濬徵爲大
司農祜知其可任濬又小字阿童因表留濬監益州諸
軍事加龍驤將軍密令修舟擢爲順流之計祜繕甲訓
卒廣爲戎備至是上疏曰先帝順天應時西平巴蜀南

和吳會海內得以休息光慶有樂安之心而吳復背信
使邊事更興夫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由人而成不
一大舉埽除則衆役無時得安亦所以隆先帝之勳成
無爲之化也故堯有舟水之伐舜有三苗之征咸以寧
靜宇宙戢兵和衆者也蜀平之時天下皆謂吳當并之
自此來十二年是謂一周平定之期復在今日矣議者
常言吳楚有道後服無禮先彊此乃諸侯之時耳當今
一統不得與古同論夫適道之論皆未應權長故謀之
雖多而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存者謂所蔽者廣力足

自固苟其輕重不齊彊弱異勢則智士不能謀而險阻
不可保也蜀之爲國非不險也高山尋雲霓深谷肆無
景束馬懸車然後得濟皆言一夫荷戟千人莫當及進
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斬將搴旗伏尸數萬棄勝席捲
徑至成都漢中諸城皆爲栖而不敢出非皆無戰心誠
力不足抗至劉禪降服諸營堡者索然俱散今江淮之
難不過劍閣山川之險不過岷漢孫皓之暴侈於劉禪
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衆多於前世資儲器械
盛於往時今不於此平吳而更阻兵相守征夫苦役日

尋干戈經歷盛衰不可長久宜當時定以一海內今若
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
直指夏口徐揚青兖並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誤
之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已漢
奇兵出其空虛一勵傾壞則上下震蕩吳緣江爲國無
有外內東西數千里以藩籬自持所敵者大無有寧息
孫皓恣情任意與下多忌名臣重將不復自信吳以孫
秀之徒皆畏逼而至將疑於朝士困於野無有保世之
計一定之心平常之日猶懷去就兵臨之際必有驚奮
[illegible]不能齊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
戰楯不如中國唯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
非復所固還保城池則去長入短而官軍懸進人有致
節之志吳人戰於其內有憑城之心如此軍不踰時剋
可必矣帝深納之會秦涼屢敗祜復表曰吳平則胡自
定但當速濟大功耳而議者多不同祜歎曰天下不如
意常十居七八故有當斷不斷天與不取豈非更事者
恨於後時哉其後詔以泰山之南武陽之南城梁父平
陽五縣爲南城郡封祜爲南城侯置相與郡公同祜讓

曰昔張良請受留萬戶漢祖不奪其志臣受鉅平於先
帝敢辱重爵以速官謗固執不拜帝許之祜每以被登
進常守冲退至心素著故特見申於分列之外是以名
德遠播朝野具瞻搢紳僉議當居台輔帝方右兼并之
志拔祜以東南之任故寢之祜歷職二朝任典樞要政
事損益皆諮訪焉勢利之求無所關與其嘉謀讜議皆
發其草故世莫得聞凡所進達人皆不知所由或謂祜
慎密太過者祜曰是何言歟夫人則造膝出則詭辭君
臣不密之戒吾惟懼其不及不能舉賢取異豈得不愧
人之難哉且拜爵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取祜女夫
勸祜有所營置今有歸葬者可不美乎祜默然不應
退告諸子曰此可謂知其一不知其二人臣樹私則背
公是大惑也汝宜識吾此意嘗與從弟琇書曰既定邊
事當角巾東路言歸故里爲容棺之壙以白土而居重
位何能不以盛滿受責乎疎廣是吾師也祜樂山水每
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嘗慨然嘆息顧謂
從事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
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

如百歲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也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問令望必與此山俱傳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祜當討吳賊有功將進爵土乞以賜舅子蔡襲詔封襲關內侯邑三百户會吳人寇弋陽江夏略户口詔遣侍臣移書詰祜不追討之意并欲移州復舊之宜祜曰江夏去襄陽八百里比知賊問賊去亦已經日矣步軍方往安能救之哉勞師以免責恐非事宜也昔魏武帝置都督類皆與州相近以兵勢好合惡離疆埸之間一彼一此慎守而已古之善教也若輙徙州城出無常亦未知州之所宜據也使者不能詰祜寢疾求入朝既至洛陽會景獻宮車在殯哀慟至篤中詔申諭扶疾引見命乘輦入殿無下拜甚見優禮及侍坐面陳伐吳之計帝以其病不宜數入遣中書令張華問其籌策祜曰今土宇有禪代之美而功德未著吳人虐政已甚可不戰而克混一六合以興文教則主齊堯舜臣同稷契爲百代之盛孰如舍之若孫皓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令主雖百萬之衆長江未可而越也將爲後患乎華深贊成其策祜謂華曰成吾志者子也帝欲使祜卧護諸將祜曰

取兵不必須臣自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功名之
際臣所不敢居若事了當有所付授願審擇其人疾漸
篤乃舉杜預自代尋卒時年五十八帝素服哭之甚哀
是日大寒帝涕淚沾鬚鬢皆爲冰焉南州人征市日聞
祜喪莫不號慟罷市巷哭者聲相接吳守邊將士亦爲
之泣其仁德所感如此賜以東園秘器朝服一襲錢三
十萬布百匹詔傷悼之贈侍中太傅持節如故祜立身
清儉被服率素祿俸所資皆以贍給九族賞賜軍士家
無餘財遺令不得以南城侯入柩從弟琇等述祜素志
葬於先人墓次帝不許賜去城十五里外近陵葬地
一頃謚曰成祜喪既引帝於大司馬門南臨送祜甥齊
王攸表祜妻不以侯斂之意帝乃詔曰祜固讓歷年志
不可奪身沒讓存遺操益厲此夷叔所以稱賢季子所
以全節也今聽復本封以彰高美初文帝崩祜謂傅玄
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自天子達而漢文除之毀禮傷
義常以歎息今主上天縱至孝有曾閔之性雖奪其服
實行喪禮喪禮實行除服何爲邪若因此革漢魏之薄
而興先王之法以敦風俗垂美百代不亦善乎玄曰漢

文以末世淺薄不能行國君之喪故因而除之除之數百年一旦復古難行也祐曰不能使天下如禮且使主上遂服不猶善乎玄曰主上不除而天下除此爲但有父子無復君臣三綱之道虧矣祐乃止祐所著文章及爲老子傳並行於世襄陽百姓於峴山祐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享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祐預因名爲墮淚碑荆州人爲祐諱名至屋宇皆以門爲稱改戶曹爲辭曹焉祐開府累年謙讓不辟士始有所命會卒不得除署故參位劉倫趙序劉彌孫勤

前征南大將軍祐執德冲虛引謙之至不佞而僚屬扶欣始辟四掾未至而隕書召伯所憩愛流甘棠宣子所游封殖其樹夫思其人尚及其樹況生存所辟之士便當隨例放棄書乎乞蒙列上得依已至掾屬孤塚爲表陳詔不許祐卒二歲而吳平群臣上壽帝執爵泣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因以克定之功策告祐廟仍依蕭何故事策封其夫人夏侯氏爲萬歲鄉君食邑五千戶又賜帛萬匹穀萬斛祐年五歲時令乳母取所弄金環乳母曰汝先無此物祐即詣鄰人李氏東垣桑樹中探得言之

李氏悲惋時人異之謂李氏子即祜之前身也又有喜相墓者言祜很墓有帝王氣若鑿之則無後祜遂鑿之相者見之曰猶當出折臂三公而祜竟墮馬折臂位至公而無子帝以祜兄子暨爲嗣暨以父沒不得爲人後帝又令暨弟伊爲祜後又不奉詔帝怒並收免之太康二年以伊弟篇爲鉅平侯奉祜嗣篇歷官清慎有私牛於官舍產犢及遷而留之位至散騎常侍早卒孝武太元中封祜兄玄孫之子法興爲鉅平侯邑五千户以桓玄黨伏誅國除尚書祠部郎荀伯子表訟之曰蕭何爲漢世元功故絶世輙繼臣愚以爲鉅平之封宜同酇國

竟寢不報祜前母孔融女生兄發官至都督淮北護軍發與祜同母兄承俱得病祜母度不能兩存乃專心發發故得濟而承竟死發長子倫高陽相倫弟暨陽平守暨弟伊初爲卑騎賈充掾後歷平南將軍都督江諸軍事鎮宛爲張昌所殺追贈鎮南將軍祜伯父祕長至京兆太守子祉魏郡太守祕孫亮字長玄有才能文計數與之交者必僞盡款誠人皆謂得其心而殊非真實也初爲太傅楊駿參軍時京兆多竊盜駿欲更重

其法盜百錢加大辟請官屬會議亮曰昔楚江乙毋失而以爲盜由令尹公若無欲盜宜自止何重法爲駭懼而止累轉大鴻臚時惠帝在長安亮與關東連謀內不自安奔下并州爲劉淵所害亮弟陶爲徐州刺史

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也祖畿魏尚書僕射父恕豫州刺史預博學多通明於廢興之道當言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幾也初其父與宣帝不相能遂以幽死故預久不得調文帝嗣立預尚文帝妹高陸公主起家拜尚書郎襲祖爵豐樂亭侯在職四年轉參相府軍事鍾會伐蜀以預爲鎮西長史及會反僚佐並遇害預以智獲免增邑千一百五十戶與車騎將軍賈充定律令既成預爲註解乃奏之詔班于天下泰始中守河南尹預以京師王化之始自近及遠凡所施論務崇大體受詔爲黠陟之課預奏言黠陟擬議於心不泥於法末世不能紀遠而專求密微疑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偽魏氏考課即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謂至密然失於寸綱以違本體故歷代不能通也豈若申唐堯舊制取大捨小去密就簡委任達

官各考所統歲第其人言其優劣如此六載主者總集
採案其言六優者超擢六劣者廢免優多劣少者平叙
劣多優少者左遷其間所對不敍品有難易主者固當
準量輕重微加降殺不足復曲以法盡也其有優劣循情
不協公論者當委監司彈之若令上下公相容過此爲
清議大頹雖有考課之法亦無益也事竟不行司隸校
尉石鑒以宿憾奏預免職時虜寇隴右以預爲安西軍
司給兵三百人騎百匹到長安更除秦州刺史領東羌
校尉輕車將軍假節屬虜兵彊盛石鑒時爲安西將軍
復預出兵擊之預以虜乘勝馬肥而官軍懸之宜并力
大運須春進討陳五不可四不須鑒大怒復奏預擅飾
城門宮舍稽乏軍興遣御史檻車徵詣廷尉以護尚主
在八議以侯贖論其後隴右之事卒如預策是時朝廷
皆以預明於籌略會匈奴帥劉猛舉兵反自并州西及
河東平陽詔預以散侯定計省閱俄拜度支尚書預乃
奏立籍田建安邊論處軍國之要又作人排新器興常
平倉定穀價較鹽運制課調內以利國外以救邊者五
十餘條皆納焉石鑒自軍還論功不實爲預所糾遂相

讎恨言論諠譁並坐免官以侯兼本職數年復拜度支
尚書元皇后梓宮將遷于峻陽陵舊制既葬帝及群臣
即吉尚書奏皇太子亦宜釋服預議皇太子宜復古典
以諒闇終制從之預以時歷差舛不應晷度奏上二元
乾度歷行於世預又以孟津渡險有覆沒之患請建河
橋于富平津議者以為穀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者必
不可立故也預曰造舟為梁則河橋之謂也及橋成帝
從百寮臨會舉觴屬預曰非君此橋不立也對曰非陛
下之明臣亦不得施其微巧周廟敬器至漢東小猶在御
坐漢末喪亂不復有升制遂絕預創意造成奏上之帝
甚嘉歎焉咸寧四年秋大霖雨蝗蟲起預上疏多陳農
要有益政治預在內七年損益萬機不可勝數朝野稱
美號曰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時帝密有滅吳之計
而朝議多違惟預羊祜張華與帝意合祜病舉預自代
因以本官假節行平東將軍領征南軍司及祜卒拜鎮
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給追鋒車第二騎焉預既
在鎮繕兵甲耀威武乃簡精銳襲吳西陵督張政大破
之以功增封三百六十五戶政吳之名將也據要害之

地耻以無備取敗不以所喪之實告于孫皓頃欲間吳
邊將乃表還其所獲之衆於皓皓果召政遣武昌監劉
憲代之故大軍臨至使其將帥移易以成傾蕩之勢頃
處分既定乃啓請伐吳之期帝報待明年方欲大舉頃
又表陳至計曰自閏月以來賊但粥嚴下無兵上以理
勢推之賊之窮計力不兩完必先護上流勤保夏口以
東以延視息無緣多兵西上空其國都而陛下過聽便
用委棄大計縱敵患生此誠國之遠圖使舉而有敗功
舉可也事爲之制務從完全若或有成則開太平之基
不成不過費損日月之間何惜而不一試之若當須待
年天時人事不得如常臣恐其更難也陛下宿議分命
臣等隨界分進其所禁持東西同符萬安之舉未有傾
敗之慮臣心實了不敢以愛昧之見自取後累惟陛下
察之頃旬月之中又上表曰羊祜與朝臣多不同不先
博畫而密與陛下共施此計故益令多異凡事當以利
害相校今此舉十有八九利其一二止於無功耳其言
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計不出已功不在身各耻其前
言故守之也自頃朝廷事無大小異意蜂起雖人心不

同亦由恃恩不慮後難故輕相同異也昔漢宣帝議趙
充國所上事效之後詰責諸議者皆叩頭而謝以塞異
端也自秋已來討賊之形頗露今若中止孫皓怖而生
計或徙都武昌更完修江南諸城遠其居人城不可攻
野無所掠積大船於夏口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時帝
與中書令張華闔棊而預表適至華推枰斂手曰陛下
聖明神武朝野清晏國富兵彊號令如一吳主荒淫驕
虐誅殺賢良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帝乃許之預以太
康元年正月陳兵于江陵遣參軍樊顯尹林鄧圭襄陽
太守州奇等率衆循江西上授以節度旬月之間累克
城邑皆如預策焉又遣牙門管定周旨伍巢等率奇兵
八百汎舟夜渡以襲樂鄉多張旗幟起於巴山出於要
害之地以奪賊心吳都督孫歆震恐與伍延書曰北來
諸軍乃飛渡江也吳之男女降者萬餘口旨巢等伏兵
樂鄉城外歆遣軍出距王濬大敗而還旨等發伏兵隨
歆而入歆不覺直至帳下虜歆而還故軍中爲之謠曰
以計代戰一當萬於是進逼江陵吳督將伍延僞請降
而列兵登陴預攻克之既平上流於是沅湘以南至于

交廣吳之州郡皆望風歸命奉送印綬預杖節稱詔而
綏撫之凡所斬及生獲吳都督監軍十四牙門郡守百
二十餘人又因兵威徙將士弟戍之家以實江北南郡
故地各樹之長吏荆土肅然吳人赴者如歸矣王濬先
列上得孫歆頭預後生送歆洛中以爲大笑時衆軍會
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克今向暑水潦方降疾疫將
起宜俟來冬更爲大舉預曰音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并
疆齊今兵威已震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
復著手處也遂指授群帥徑造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束
手議者乃以書謝之孫皓既平振旅凱入以功進爵當
陽縣侯增邑并前九千六百户封子耽爲亭侯千户賜
絹八千匹初攻江陵吳人知預病癭憚其智計以瓠繫
狗頸示之每大樹似癭輒斫使白題曰杜預頸及城平
盡擒殺之預既還鎮累陳家世吏職武非其功請退不
許預以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勤於講武脩立泮宮江漢
懷德化被萬里攻破山夷錯置屯營分據要害之地以
固維持之勢又濬邵信臣遺跡激用灌淯諸水以浸原
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衆庶賴之號

曰杜又舊水道在沔漢達江陵千數百里比無通路又
巴立湖沅湘之會袁襄山川實爲險固荆蠻之所恃也
預乃開褐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外
通零桂之漕南土歌之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
與勇功預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凡所興造必考度始終
鮮有敗事或譏其意碎者預曰禹稷之功期於濟世所
庶幾也預好爲後世名常言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刻石
爲二碑紀其勳績一沈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禹
知此後不爲陵谷乎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每任大
事輒居將帥之列結交接物恭而有禮間無所隱誨人
不倦敏於事而慎於言既立功之後從容無事乃耽思
經籍爲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衆家譜牒謂之釋
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歷備成一家之學比老乃成又
撰女記讚當時論者謂預文義質直世人未之重惟裴
頠賞監甄鑒之曰左立明本爲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
孤行釋例本爲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時
王濟解相馬又甚愛之而和嶠頗聚斂預常稱濟有馬
癖嶠有錢癖武帝聞之謂預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

傳癖頊在鎮數餉遺洛中貴要或問其故頊曰吾但恐
爲害不求益也頊初在荆州因宴醉卧齋中外人聞嘔
吐聲竊窺於户正見一大蛇垂頭而吐聞者異之其後
徵爲司隸校尉加位特進行次鄧縣而卒時年六十三
帝甚嗟悼追贈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成頊
先爲遺令曰古不合葬明於終始之理同於無有也中
古聖人改而合之蓋以别合無在更緣生以示教也自
此以來人君子或合或否未能知生安能知死故各
以己意所欲也吾往爲臺郎嘗以公事使過密縣之聖

山山上有冢問耕父云鄭大夫祭仲或云子產之冢也
遂率從者祭而觀之其造冢居山之頂四望周達連山
體南北之正而邪東北向新鄭城意不忘本也其隧道
惟塞其後而空其前不塡之示藏無珍寶不取於重深
也山多美石不用必集洧水自然之石以爲冢藏貴不
勞工巧而此石不入世用也君子尚其有情小人無利
可動歷千載無毀儉之致也吾去春入朝因郭氏喪亡
緣陪陵舊義自表營洛陽城東首陽之南爲將來兆域
而所得地中有小山上無舊墳其高顯雖未足比邢山

然東奉二陵西瞻宮闕南觀伊洛北望夷叔曠然遠覽情之所安也故遂表樹開道爲一定之制至時皆用洛水圓石開隧道南向儀制取法於鄭大夫欲以儉自完耳棺器小斂之事皆當稱此子孫一以遵之子錫嗣錫字世嘏有盛名起家長沙王乂文學累遷太子中舍人性亮直忠烈屢諫愍懷太子言辭懇切太子惡之後置針著錫常所坐氊中刺之流血他日太子問錫向著何事錫對醉不知太子詰之曰君喜責人何自作過也後轉衛將軍長史趙王倫篡位以爲治書御史孫秀求交於錫而錫拒之秀雖銜之憚其名高不敢害也惠帝反正遷吏部郎城陽太守不拜仍遷尚書右丞年四十八卒

贈散騎常侍子乂嗣在外戚傳

陳騫字休淵臨淮東陽人也父矯魏司徒矯本廣陵劉氏爲外祖陳氏所養因而改焉騫沈厚有智謀初矯爲尚書令侍中劉曄見騫於魏明帝譖矯專權矯憂懼以問騫騫曰主上明聖大人若不合意不過不作公耳後帝意果釋騫尚少爲夏侯玄所侮意色自若玄以此異之起家尚書郎遷中山安平太守並著稱績徵爲相國

司馬長史御史中丞遷尚書封安國亭侯蜀賊寇隴右以尚書持節行征蜀將軍破賊而還會諸葛誕之亂復以尚書行安東將軍壽春平拜使持節都督淮北諸軍事安東將軍進爵廣陵侯轉都督豫州諸軍事豫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又轉都督江南諸軍事徙都督荆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封鄒侯武帝受禪以佐命之勲進車騎將軍封高平郡公遷侍中大將軍出爲都督揚州諸軍事餘如故假黄鉞攻拔吳枳黑城破涂中屯戍賜騫兄子悝爵關中侯咸寧初遷太尉轉大司馬騫因入

朝言於帝曰胡烈牽弘皆勇而無謀彊於自用非綏邊之材將爲國耻願陛下詳之時弘爲揚州刺史不承順騫命帝以爲不協相據於是徵弘既至尋復以爲涼州刺史騫竊歎息以爲敗二人後果失羌戎之和皆被寇喪没征討連歲僅而得定帝乃悔之騫少有度量含垢匿瑕所在有績與西兵充石苟裴秀等俱爲心膂而騫智度過之充等亦自以爲不及也累處方任爲士庶所懷既位極人臣年踰致仕思欲退身咸寧三年求入朝因乞骸骨賜袞冕之服詔聽留京城以前太尉府爲大

司馬府增置祭酒二人帳下司馬官騎大車鼓吹皆如
前親兵百人廚田十頃六廚園五十畝廚士十人器物經
用皆留給焉又給乘出入殿中加鼓吹如漢蕭何
故事騫屢稱疾辭位詔不許遣散騎常侍諭意騫輒歸
第詔又遣侍中敦諭遂府遂固請許之位同保傅在三
司之上賜以几杖不朝安車駟馬以高平公還第帝以
其勲舊耆老禮之甚重又以騫有疾聽乘輿上殿騫素
無蹇諤之風然與帝語慨及見皇太子加敬時人以爲
諂弟雄與其子輿忿爭遂說騫子女纖行騫表徙弟以
此獲譏於世元康二年薨年八十一加以衮斂贈太傅
謚曰武及葬帝於大司馬門臨喪望柩流涕禮依大司
馬石苞故事子輿嗣爵輿字顯初拜散騎侍郎洛陽令
遷黃門侍郎歷將校左軍將軍大司農侍中坐與叔父
不睦出爲河內太守輿雖無檢正而有力致尋卒子植
字弘先嗣官至散騎常侍卒子粹嗣永嘉中遇害孝武
以騫玄孫襲爵卒弟子浩之嗣宋受禪國除
裴秀字秀彥河東聞喜人也祖茂漢尚書令父潛魏尚
書令秀少好學有風操八歲能屬文叔父徽有盛名賓

客甚衆秀年十餘歲有詣徽者出則過秀然秀母賤嫡
母宣氏不之禮嘗使進饌於客見者皆爲之起秀母曰
微賤如此當應爲小兒故也宣氏知之後遂止時人爲
之語曰後進領袖有裴秀度遼將軍母亡儉嘗薦秀於
大將軍曹爽曰生而岐嶷長蹈自然玄靜守眞性入道
奥博學彊記無文不該孝友著於鄉黨高聲聞於遠近
誠宜弼佐謨明助和鼎味毗贊大府光昭盛化非徒子
奇甘羅之儔兼苞顏冉游夏之美矣爽乃辟爲掾襲父
爵清陽亭侯遷黃門侍郎爽誅以故吏免頃之爲廷尉

正歷文帝安東及鎮西將軍司馬軍國之政多見信納遷
散騎常侍帝之討毋丘儉葛誕也秀與尚書僕射陳泰黃門
侍郎鍾會以行臺從豫參謀略及誕平轉尚書進封晉
陽鄉侯增邑千戶治市道鄉公立以豫議定策進爵縣侯
增邑七百戶遷尚書僕射魏咸熙初釐革憲司時荀顗
定禮儀賈充正法律而秀改官制焉秀議五等之爵自
騎督以上六百餘人皆封於是封秀濟川侯地方六十
里邑千四百戶以高苑縣濟川墟爲侯國初文帝未定
嗣而屬意舞陽侯攸武帝懼不得立問秀曰人有相否

因以奇表示之秀後言於文帝曰中撫軍人望既茂天
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由是世子乃定武帝既即王
位拜尚書令右光祿大夫與御史大夫王沈衛將軍賈
充俱開府加給事中及帝受禪加左光祿大夫封鉅鹿
郡公邑三千户時安遠護軍郝詡與故人書云與尚書
令裴秀相知望其爲益有司奏免秀官詔曰不能使人
之不加諸我此古人所難交關人事詡之罪耳豈尚書
令能防乎其勿有所問司隸校尉李憙復上言騎都尉
劉尚爲尚書令裴秀占官稻田求禁止秀詔又以秀幹
翼朝政有勳績於王室不可以小疵掩大德使推正尚
罪而解秀禁止焉久之詔以秀爲司空秀儒學洽聞日
留心政事當禪代之際總納言之要其所裁當由禮無違
者又以職在地官以禹貢山川地名從來久遠多有變
易後世說者或彊牽引漸以闇昧於是甄摘舊文疑者
則闕古有名而今無者皆隨事注列作禹貢地域圖十
八篇奏之藏於祕府其序曰圖書之設由來尚矣自古
立象垂制而賴其用三代置其官國史掌厥職暨漢屠
咸陽丞相蕭何盡收秦之圖籍今祕書既無古之地圖

又無蕭何所得惟有漢氏輿地及括地諸雜圖各不設分率又不考正準望亦不備載名山大川雖有麤形皆不精審不可依據或荒外迂誕之言不合事實於義無取大晉龍興混一六合以清宇宙始於庸蜀深入其岨文皇帝乃命有司撰訪吳蜀地圖蜀土既定六軍所經地域遠近山川險易征路迂直校驗圖記罔或有差今上考禹貢山海川流原隰陂澤古之九州及今之十六州郡國縣邑疆界鄉陬及古國盟會舊名水陸徑路為地圖十八篇制圖之體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辯廣輪之度也二曰準望所以正彼此之體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數也四曰高下五曰分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險之異也有圖象而無分率則無以審遠近之差有分率而無準望雖得之於一隅必失之於他方有準望而無道里則施之於山海絕隔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里而無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則徑路之數必與遠近之實相違失準望之正矣故以此六者參而考之然遠近之實定於分率彼此之實定於道里度數之實定於高下方邪迂直之等故雖有峻山

鉅海之隔絶域殊方之迥登降詭曲之因皆可得舉而
定者準望之法既正則曲直遠近無所隱其形也秀創
制朝儀賓陳刑政朝廷多遵用之以爲故事在位四載
爲當世名公服寒食散當飲熱酒而飲冷酒泰始七年
薨時年四十八詔痛悼之賜襚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
三十萬布百匹謚曰元初秀以尚書三十六曹統事準
例不明宜使諸卿任職未及奏而薨其友人糾其書記
得表章言平吳之事其詞曰孫皓酷虐不及聖明御世
兼弱攻昧使遺子孫將遂不能臣時有否泰非萬宴之
勢也臣昔雖已屢言未有成旨今既疾篤不起謹重尸
啓願陛下時共施用乃封以上聞詔報曰司空薨痛悼
不能去心又得表章雖在危困不忘王室盡忠憂國省
益傷切輒當與諸賢共論也咸寧初與石苞等並爲王
公配享廟庭有二子濬顗濬嗣位至散騎常侍早卒濬
庶子憬不惠別封高陽亭侯以濬少弟顗嗣顗字逸民
弘雅有遠識博學稽古自少知名御史中丞周弼見而
歎曰顗若武庫五兵縱橫一時之傑也賈充即顗從母
夫也表秀有佐命之勳不幸嫡長喪亡遺孤稚弱顗才

德英茂足以興隆國嗣詔顧襲爵顧固讓不許太康三年徵爲太子中庶人遷散騎常侍惠帝即位轉國子祭酒兼右軍將軍初顧兄子憬爲白衣顧論述世勳賜爵高陽亭侯楊駿將誅也駿黨左軍將軍劉豫陳兵在門遇顧問太傅所在顧紿之曰向於西掖門遇公乘素車從二人西出矣豫曰吾何之顧曰宜至廷尉豫從顧言遂委而去尋而詔顧代豫領左軍將軍屯萬春門及駿誅以功當封武昌侯顧請以封憬帝竟封顧次子該顧苦陳憬本承嫡宜襲鉅鹿先帝恩旨辭不獲命武昌之封已之所蒙特請以封憬該時尚主故帝不聽累遷侍中時天下新寧顧奏脩國學刻石寫經皇太子既講釋奠祀孔子飲享射侯甚有儀序又令荀藩終父勗之志鑄鐘鼓磬以備郊廟朝享禮樂顧通博多聞兼明醫術荀勗之脩律度也檢得古尺短世所用四分有餘顧上言宜改諸度量若未能悉革可先改太醫權衡此若差違遂失神農辰皮伯之正藥物輕重分兩垂互所可傷矣爲害尤深古壽考而今短折者未必不由此也卒不能用樂廣嘗與顧清言欲以理服之而顧辭論豐博廣笑

而不言時人謂顧爲言談之林藪顧以賈后不悅太子
統表請增崇太子所生謝淑妃位號仍啓增置後衛率
更給三千兵於是東宮宿衛萬人遷尚書侍中如故加
光祿大夫每授一職未嘗不殷勤固讓表疏十餘上博
引古今成敗以爲言覽之者莫不寒心顧深慮賈后亂
政與司空張華侍中賈模議廢之而立謝淑妃華模皆
曰帝自無廢黜之意若吾等事行之上心不以爲是且
諸王方剛朋黨異議恐禍如發機身死國危無益社稷
顧曰誠如公慮但昏虐之人無所忌憚亂可立待將如
之何華曰卿二人猶且見信然勤爲左右陳禍福之戒
冀無大悖幸天下尚安庶可優游卒歲此謀遂寢顧且
多勸說廣城君令戒諭賈后親待太子而已或說顧曰
華與中宮內外可得盡言若不行則可辭病屏退若
二事不立雖有十表難乎免矣顧慨然久之而竟不能行
遷尚書左僕射侍中如故顧雖后之親屬然雅望素隆
曰不謂之以親戚進也惟恐其不居位俄復使顧專
一事固讓不聽顧上言賈模適上復以臣代崇外
之望彰偏私之舉后族何嘗有能自保皆知重親無

歲者也然漢二十四帝惟孝文光武明帝不重外戚皆
孫貴太宗豈將獨賢實以安理故也昔穆叔不拜越禮之
事臣亦不敢聞殊常之詔又表云咎繇謨虞伊尹相商
呂望翊周蕭張佐漢咸播功化光格四海暨于繼體咎
單傳說祖己樊仲亦隆中興或明揚側陋或起自庶族
豈非尚德之舉以臻斯美哉歷觀近世不能慕遠溺於
近情多任右親以致不靜昔疎廣戒太子以舅氏為官
屬前世以為知禮況朝廷何取於外戚正復才均尚當
先其疎者以明至公漢世不用馮野王即其事也表上
皆優詔敦譬時以陳準子臣韓蔚子嵩並侍東宮顧謀
曰東宮之建以儲皇極其所與游接必簡英儁宜用成
德臣嵩幼弱未識人理立身之節東宮實體夙成之表
而今有童子侍從之聲未是光闡遐風之弘理也愍懷
太子之廢也顧與張華苦爭不從語在華傳顧深患時
俗放蕩不尊儒術何安阮籍素有高名於世口談浮虛
不遵禮法尸祿耽寵仕不事事王衍之徒聲譽太盛位
高勢重不以物務自嬰遂相放效風教陵遲乃著崇有
之論以釋其蔽王衍之徒攻難交至並莫能屈又著辯

才論古今精義皆辯釋焉永成二年遇禍初趙王倫謟事
賈后顧甚惡之倫數求官顧[illegible]後固執不許由是
深爲倫所怨倫又潛懷篡[illegible]宗望因廢賈后之
際遂誅之時年三十四二十[illegible]以倫見害之梁王肜
東海王越稱顧父秀有勳王室配食太廟不宜滅其後
嗣故得不死徙帶方惠帝反正追復顧本官改葬以卿
禮謚曰成以嵩嗣爲中書黃門侍郎該出後從伯畿爲
散騎常侍並爲乞活賊陳午所害秀從弟楷字叔則父
徽魏冀州刺史楷明悟有識量弱冠知名尤精老易少
與王戎齊名鍾會薦之於文帝辟相國掾遷尚書郎賈充
改定律令以楷爲定科郎事畢詔楷於御前執讀平議
當否楷善宣吐左右屬目聽者忘倦武帝爲撫軍妙選
僚采以楷爲參軍事吏部郎缺文帝問其人於鍾會會
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於是以楷爲吏部郎
楷風神高邁容儀俊爽博涉群書特精義理時人謂之
玉人又稱見裴叔則如近玉山暎照人也轉中書郎出
入宮省見者肅然改容武帝初登阼探策以卜世數多
少既而得一帝不悅群臣失色莫有能言者楷正容儀

和其聲氣從容而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
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武帝大悅群臣皆稱萬歲俄拜
散騎侍郎累遷散騎常侍河內太守入爲屯騎校尉右
軍將軍轉侍中石崇以功臣子有才氣與楷志趣各異
不與之交長水校尉孫季舒嘗與崇酣讌慢傲過度崇欲
表免之楷聞之謂崇曰足下飲人狂藥責人正禮不亦
乖乎崇乃止楷性寬厚與物無忤不持儉素每游榮貴
輒取其珍玩雖車馬器服宿昔之間便以施諸窮乏嘗
別宅其從兄衍見而悅之即以宅與衍梁趙二王國
之近屬貴重當時楷歲請二國租錢百萬以散親族人
或譏之楷曰損有餘以補不足天之道也安於毀譽其
行已任率皆此類也與山濤和嶠並以盛德居位帝嘗
問曰朕應天順人海內更始天下風聲何得何失楷對
曰陛下受命四海承風所以未比德於堯舜者但以賈
充之徒尚在朝耳方宜引天下賢人與弘正道不宜亦
人以私時任愷庾純亦以充爲言帝乃出充爲關中都
督充納女於太子乃止平吳之後帝方脩太平之化每
延公卿與論政道楷陳三五之風次叙漢魏盛衰之迹

帝稱善坐者歎服焉楷子瓚娶楊駿女然楷素輕駿與之不平駿既執政乃轉爲衛尉遷太子少師優游無事默如也及駿誅楷以婚親收付廷尉加法是日事起倉卒誅戮縱橫衆人爲之震恐楷容色不變舉止自若索紙筆與親故書賴侍中傅祗救護得免猶坐去官太保衛瓘太宰亮稱楷貞正不阿附宜蒙爵土乃封臨海侯食邑二千户代楚王瑋爲北軍中候加散騎常侍瑋怨瑋亮斥已任楷楷聞之不敢拜轉爲尚書楷長子輿先娶亮女女適衛瓘子楷慮内難未已求出外鎮除安南將軍假節都督荆州諸軍事垂當發而瑋果矯詔誅亮瓘瑋以楷前奪已中候又與亮瓘婚親密遣討楷楷素知瑋有望於已聞有變單車入城匿於妻父王渾家與亮小子一夜八徙故得免難瑋既伏誅以楷爲中書令加侍中與張華王戎並管機要楷有渴利疾不樂處勢王渾爲楷請曰楷性不競於物宜於淡退今既委頓臣深憂之光禄勲缺以爲可用今張華在中書王戎在尚書足舉其契無爲復令楷入名臣不急當見將養不違其志要其遠濟之益不聽就加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

司及疾篤詔遣黃門郎王衍省疾楷廻眸矚之曰竟未相識衍深歎其神儁楷有知人之鑒初在河南樂廣僑居郡界未知名楷見而奇之致於宰府嘗目戛侯玄云肅肅如入宗廟中但見禮樂器鍾會如觀武庫森森但見矛戟在前傅嘏汪翔靡所不見山濤若登山臨下幽然深遠初楷家炊黍在甑或變如拳或作血或作蕪菁子其年而卒時年五十五謚曰元有五子輿瓚憲禮遜輿字祖明少襲父爵官至散騎侍郎卒謚曰簡瓚字國寶中書郎風神高邁見者皆敬之特爲王綏所重每從其游綏父戎謂之曰國寶初不來汝數往何也對曰國寶雖不知綏綏自謂知國寶揚駁之誅爲亂兵所害憲字景思少而穎悟好交輕俠及弱冠更折節嚴重脩尚儒學足不踰閾者數年陳郡謝鯤潁川庾敳皆儁朗上也見而奇之相謂曰裴憲夙亮宏達通機識命不知其何如父至於深弘保素不以世物嬰心者其殆過之初侍講東宮歷黃門吏部郎侍中東海王越以爲豫州刺史北中郎將假節王浚承制以憲爲尚書永嘉末王浚爲石勒所破憲高等莫不謝罪軍門貢賂交錯唯憲及

荀綽恬然私室勒素聞其名召而謂之曰王浚暴虐幽
州人鬼同疾孤恭行乾憲拯茲黎元驫舊咸歡慶謝交
路二君齊惡徼威誠信阻絶防風之戮將誰歸乎憲神
色侃然泣而對曰臣等世荷晉榮恩遇隆重王浚凶麤
醜正尚晉之遺藩雖忻聖化義阻誠心且武王伐紂表
商容之閭未聞商容在倒戈之例也明公既不欲以道
化厲物必欲以刑忍爲始者防風之戮臣之分也請就
辟有司不拜而出勒深嘉之待以賓禮勒乃簿王浚官
僚親屬皆貲至巨萬唯憲與荀綽家有書百餘袠鹽米

各數十斛而已勒聞之謂長史張賓曰名不虛也吾不
喜得幽州喜獲二子署從事中郎出爲長樂太守及勒
僭號未遑制度憲與王波爲之撰朝儀於是憲章文物
擬於王者勒大悅署太中大夫遷司徒及石虎之世彌
加禮重憲有二子挹穀並以文才知名穀仕石虎爲太
子中庶子散騎常侍挹穀俱豪俠耽酒好臧否人物與
河間邢魚有隙魚竊棄穀焉段遼爲人所獲魚誣穀
使已以石虎當襲鮮卑告之爲備時石虎適謀伐遼而
與魚辭正會石虎悉誅挹穀憲亦坐免未幾復以爲右

光祿大夫司徒太傅封安定郡公憲歷官無幹績之稱
然在朝玄默未嘗以物務經懷但以德重名高動見尊
禮竟卒於石氏以族人峙子邁爲嗣楷長兄黎次兄康
並知名康子盾少歷顯位永嘉中爲徐州刺史委任長
史司馬奥奥勸盾刑殺立威大發良人爲兵有不奉法
者罪便至死在任三年百姓嗟怨東海王越盾妹夫也
越既薨騎督滿衡便引所發良人東還尋而劉淵遣將
王桑趙固向彭城前鋒數騎至下邳文武不堪苛政悉
皆散走盾奥奔淮陰妻子爲賊人所得奥又誘盾降趙

列傳第三十四下

衛瓘字伯玉河東安邑人也高祖暠漢明帝時以儒學自代郡徵至河東安邑卒因則所王地而葬之子孫遂家焉父覬魏尚書瓘年十歲喪父至孝過人性貞靜有名理以明識清允稱龔父爵關鄉侯弱冠爲魏尚書時魏法嚴苛母陳氏憂之瓘自請得徙爲通事郎轉中書郎時權臣專政瓘優游其間無所親疎其爲傅嘏所重謂之霽武子在位十年以任職稱累遷散騎常侍陳留王即位拜侍中持節慰勞河北以定議功增邑戶數歲轉廷尉卿瓘明法理

每至聽訟小大以情鄧艾鍾會之伐蜀也瓘以本官持節監艾會軍事行鎮西軍司給兵千人蜀既平艾輒承制封拜會陰懷異志因艾專擅密與瓘俱奏其狀詔使檻車徵之會遣瓘先收艾會以瓘兵少欲令艾殺瓘因加艾罪瓘知欲危己然不可得而距乃夜至成都檄艾所統諸將稱詔收艾其餘一無所問若來赴官軍爵賞如先敢有不出誅及三族比至雞鳴悉來赴瓘唯艾帳內在焉平旦開門瓘乘使者車徑入至成都殿前艾卧未起父子俱被執艾諸將圖欲劫艾奔仗趣瓘營瓘輕出迎之僞作表草將申明艾事諸將信之而止俄而會至乃悉請諸將胡烈等因殺之因益州解舍遂發兵反於是士卒思歸內外騷動人情憂懼會留瓘謀議乃書板云欲殺胡烈等舉以示瓘瓘不許因相疑異瓘如廁見胡烈故給使使宣語二軍言會反會逼瓘定議經宿不眠各橫刀膝上在外諸軍已潛欲攻會瓘既不出未敢先發會使瓘慰勞諸軍瓘心欲去且堅其意曰卿二軍主宜自行會曰卿監司且先行吾當後出瓘便下殿會悔遣之使呼瓘瓘辭眩疾動許仆地比出閤數十信追之瓘至外解服鹽湯六升瓘素羸便以困篤

會遣所親及醫視之皆言不起會由是無所憚及暮門闢
瓘作檄宣告諸軍諸軍並已唱義陵旦共攻會會率左右
距戰諸將擊敗之唯帳下數百人隨會繞殿而走盡殺之
瓘於是部分諸將羣情肅然鄧艾本營將士復追破檻車
出艾還向成都瓘自以與會共陷艾懼爲變又欲專誅會
之功乃遣護軍田續至綿竹夜襲艾於三造亭斬艾及其
子忠初艾之入江由也以續不進將斬之既而赦焉及瓘
遣續謂之曰可以報江由之辱矣事平朝議封瓘瓘以兄
蜀之功羣帥之力二將敗亡自取滅亡雖運智謀而無業

旗之效固讓不受除使持節都督關中諸軍事鎮西將軍
尋遷都督徐州諸軍事鎮東將軍增封苗陽侯以餘爵封
弟寔開陽亭侯泰始初轉征東將軍進爵爲公都督青州
諸軍事青州刺史加征東大將軍青州牧所在皆有政績
除征北大將軍都督幽州諸軍事幽州刺史護烏桓校尉
至鎮表立平州後兼督之王時幽并東有務桓西有力微
並爲邊害瓘離間二虜遂致嫌隙於是務桓降而力微以
憂死朝廷嘉其功賜二十亭侯瓘乞以封弟未受命而二
子密受封爲亭侯瓘六男無爵於襲二弟遠近繼之累求

入朝既至武帝善遇之俄使旋鎮咸寧初徵拜尚書令加侍中瓘性嚴整以法馭下視尚書若參佐尚書郎若掾屬瓘學問深博明習文藝與尚書郎敦煌索靖俱善草書時人號爲一臺二妙漢末張芝亦善草書靖謂瓘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太康初遷司空侍中令如故爲政清簡甚得朝野聲譽武帝勑瓘第四子宣尚繁昌公主瓘自以諸生之胄婚對微素抗表固辭不許又領太子少傅加千兵百騎鼓吹之府以日蝕瓘與太尉汝南王亮司徒魏舒俱遜位帝不聽瓘以魏立九品是權時之制非通經之道遂

與太尉亮等上疏乞復古鄉舉里選之法武帝善之卒不能改惠帝之爲太子也朝臣咸以純質不能親政事瓘每欲陳啓廢之而未敢發後會宴陵雲臺瓘託醉因跪帝牀前曰臣欲有所啓帝曰公所言何邪瓘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座可惜帝乃悟因謬曰公眞大醉邪瓘於此不復有言賈后由是銜瓘宣尚公主數有酒色之過楊駿數與瓘不平駿復欲白事權重宣若離婚瓘必遜位於是遂與黃門等毀之諷帝奪宣公主瓘慙懼告老遜位乃詔進位太保以兵就第給親兵百人置長史司馬從事中

郎掾屬及大車官騎麾蓋鼓吹諸威儀一如舊典給廚田十頃園五十畝錢百萬絹五百匹牀帳薦褥主者務令優備有司又奏收宣付廷尉免瓘位詔不許帝後知黃門虛構欲還復主而宣疾亡惠帝即位復瓘千兵及楊駿誅以瓘錄尚書事加綠綟綬劒履上殿入朝不趨給騎司馬與汝南王亮共輔朝政亮奏遣諸王還藩與朝臣廷議無敢應者惟瓘贊其事楚王瑋由是怨憾焉賈后素怨瓘且忌其方直不得騁已遙雷又聞瓘與亮欲行伊霍之事啓帝作手詔使瓘等官黃門齎詔受瓘瓘

性輕險欲騁私怨夜使清河王遐收瓘左右疑遐矯詔咸諫曰禮律刑名台輔大臣未有此比且請距之須自表得報就戮未晚也瓘不從遂與亮恒嶽裔及孫等九人同被害時年七十二恒二子璪玠時在醫家得免初杜預聞瓘殺鄧艾言於衆曰伯玉其不免乎身爲名士位居總率既無德音又不御下以正是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當何以堪其責乎瓘聞之不俟駕而謝絲如預言初瓘家人炊飯墮地盡化爲螺歲餘而及禍太保主簿劉繇等冒難收瓘而葬之初瓘爲司空時帳下督榮晦有罪瓘斥遣之及難作

隨兵討瓘故子孫皆及于禍楚王瑋之伏誅也瓘文與國
臣書曰先公名謚未顯無異凡人每怪一國蔑然無言春
秋之失其咎安在悲憤感慨故以示意於是繇等執黃幡
撾登聞鼓上言其事并列榮晦罪狀請加族誅詔從之朝
廷以瓘舉門無辜受禍乃追瓘伐蜀勳封蘭陵郡公增邑
三千户謚曰成贈假黃鉞恒字巨山少辟司空齊王府轉
太子舍人尚書郎祕書丞太子庶子黃門郎恒善草隸書
爲四體書勢曰昔在黃帝創制造物有沮誦倉頡者始作
書契以代結繩蓋觀鳥跡以興思也因而遂滋則謂之字

有六義焉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
形聲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老考是也
六曰假借令長是也夫指事者在上爲上在下爲下象形
者日滿月虧效其形也形聲者以類爲形配以聲也會意
者止戈爲武人言爲信也轉注者以老壽考也假借者數
言同字其聲雖異文意一也自黃帝至三代其文不改及
秦用篆書焚燒先典而古文絶矣漢武帝時魯共王壞孔
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
科斗書漢世祕藏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郡鄴淳

恒祖敬侯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
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太康元年汲縣
人盜發魏襄王冢得策書十餘萬言案敬侯所言猶有髣
髴古書亦有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爲工妙恒竊悅之
故竭愚思以贊其美愧不足則前賢之作冀以存古人之
象焉古無別名謂之字勢云黃帝之史沮誦倉頡睨彼鳥
跡始作書契紀綱萬事垂法立制帝典用宣質文著世爰
暨秦滔天作戾大道既泯古文亦滅魏文好古世傳
丘墳歷代莫發眞僞靡分大晉開元弘道敷訓天垂其
象地耀其文其文乃耀粲矣其章因聲會意類物有方
日處君而盈其度月執臣而虧其傍雲委蛇而上布星離
離以舒光禾并茅尊以垂穎山嶽差峩而連嶡蟲跂跂
其若動鳥似飛而未揚觀其錯筆綴墨用心精專勢和
體均發止無閒或守正循檢矩折規旋或方圓靡則因
事制權其曲如弓其直如弦矯然特出若龍騰于川森
爾下頹若雨墜于天或引筆奮力若鴻鴈高飛邈邈翩
翩或縱肆阿鄰若流蘇懸羽靡靡緜緜是故遠而望之
若翔風厲水清波漪漣就而察之有若自然信黃唐之

遺跡爲六藝之範先籀篆蓋其子孫隸草乃其曾云覩
物象以致思非言辭之所宣昔周宣王時史籀始著大
篆十五篇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者也及平
王東遷諸侯力政家殊國異而文字乖形秦始皇帝初
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益之罷不合秦文者斯作倉頡
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
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或曰下上人程
邈爲衙獄吏得罪始皇乃幽繫雲陽十年從獄中作大
篆少者增益多者減損方者使圓圓者使方奏之始皇

始皇善之出以爲御史使定書或曰邈所定乃隸字也
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
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王莽
時使司空甄豐校文字部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
文孔氏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
書秦篆書也四曰佐書即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
也六曰鳥書所以書幡信也及許慎撰說文用篆書爲
正以爲體例最可得而論也秦時李斯號爲二篆諸山
及銅人銘皆斯書也漢建初中扶風曹喜少異於斯而

亦稱善郎鄴淳師焉略宛其妙韋誕師淳而不及也太
和中誕爲武都太守以能書留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
皆誕書也漢末又有蔡邕采斯喜之法爲古今雜形然
精密閑理不如淳也邕作篆勢曰鳥遺跡皇頡循聖作
則制斯文體有六篆爲眞形要妙巧入神或龜文鍼列
櫛比龍鱗紆體放尾長短複身頹若秦稷之垂穎蘊若
蟲蛇之焚緼揚波震擊鷹跱鳥震延頸脅翼勢似陵雲
或輕筆內投微本濃末若絶若連似水露綠絲凝垂下
端從者如懸衡者如編杳杪邪趣不方不圓若行若飛
跂跂翡翡遠而望之象鴻鵠群游駱驛遷延逼而視之
端際不可得見指撝不可勝原研桑不能數其詰屈離
婁不能覩其郤閑般倕揖讓而辭巧籀誦拱手而韜翰
處篇籍之首目槩斌斌其可觀摛華艷於紈素爲學藝
之範先喜文德之弘懿愠作者之莫利思字體之頫仰
舉大略而論旃秦既用篆秦事繁多篆字難成即令隸
人佐書曰隸字漢因行之獨符印璽幡信題署用篆隸
書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靈帝好書時
多能者而師宜官爲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

甚矜其能或時不持錢詣酒家飲因書其壁崔觀者以
讎酒討錢足而滅之每書輒削而焚其杯梁鵠乃益爲
版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柎鵠卒以書至選部尚書
宜官後爲袁術將今鉅鹿宋子有耿球碑是術所立其
書甚工云是宜官也梁鵠奔劉表魏武帝破荆州募求
鵠鵠之爲選部也魏武欲爲洛陽令而以爲北部尉故
懼而自縛詣門署軍假司馬在祕書以勸書自効是以
今者多有鵠手跡魏武帝懸著帳中及以釘壁玩之以
爲勝宜官今宮殿題署多是鵠象鵠宜爲大字邯鄲淳

宜爲小字鵠謂淳得次仲法然鵠之用筆盡其勢矣鵠
弟子毛弘教於祕書今八分皆弘法也漢末有左子邑
小與淳鵠不同然亦有名魏初有鍾胡二家爲行書法
俱學之於劉德升而鍾氏少異然亦各有巧今大行於
世云作隸勢曰鳥跡之變乃惟佐隸蠲彼繁文崇此簡
易厥用既弘體象有度煥若星陳鬱若雲布其大徑尋
細不容髮隨事從宜靡有常制或穹隆恢廓或櫛比鍼
列或砥平繩直或蚤蟲膠戾或長邪角趣或規旋矩折
脩短相副異體同勢奮筆輕舉離而不絕纖波濃點錯

落其間若鐘虡設張庭燎飛煙巘巘巉巉高下屬連似
崇臺重宇增雲冠山遠而望之若飛龍在天近而察之
心亂目眩奇姿詭譎不可勝原研桑所不能計宰賜所
不能言何草篆之足筭而斯文之未宣豈體大之難覩
將祕奧之不傳聊俯仰而詳觀舉大較而論旃漢興而有
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篇後
有崔瑗崔寔亦皆稱工杜氏殺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
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疎弘農張伯英者因而轉精其
巧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

筆必爲楷則號忽忽不暇草書草紙不見遺至今尤寶
其書章仲將謂之草聖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又有姜
孟頴梁孔達田彥和及章仲將之徒皆伯英弟子有名
於世然殊不及文舒也羅叔景趙元嗣者與伯英並時
見稱於西州而矜巧自與衆頗惑之故英自稱上比崔
仲不足下方羅趙有餘河間張超亦有名然雖與崔氏
同州不如伯英之得其法也崔瑗作草書勢曰書契之
興始自頡皇寫彼鳥跡以定文章爰暨末葉典籍彌繁
時之多僻政之多權官事荒蕪勤其墨翰惟作佐隸舊

字是刪草書之法蓋又簡略應時諭指用於卒迫兼功
并用愛日省力純儉之變豈必古式觀其法象俯仰有
儀方不中矩圓不副規抑左揚右望之若崎嶇企鳥峙
志在飛移狡獸暴駭將奔未馳或點點點點狀似連珠
絶而不離畜怒怫　放逸生奇或凌邊惴慄若據槁臨
危旁點邪附似蜩螗揭枝絶筆收勢餘延糾結若杜伯
捷毒緣巇螣蛇赴穴頭沒尾垂是故遠而望之隴焉若
沮岑崩崖就而察之一畫不可移機微要妙臨時從宜
略舉大較髣髴若斯及瓘爲樊王書所攜恒聞變以何

劭嫂之父也從牆孔中詣之以問消息劭知而不告恒
還經廚下收人正食因而遇害後贈長水校尉謚蘭陵
貞世子二子璪玠璪字仲寶襲瓘爵後東海王越以蘭
陵益其國改封江夏郡公邑八千五百户懷帝即位爲
散騎侍郎永嘉五年沒於劉聰元帝以瓘玄孫崇嗣玠
字叔寶年五歲風神秀異祖父瓘曰此兒有異於衆顧
吾年老不見其成長耳總角乘羊車入市見者以爲王
人觀之者傾都驃騎將軍王濟玠之舅也儁爽有風姿
每見玠輒歎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又嘗語人曰與玠

同遊若明珠之在側朗然照人及長好言玄理其後多
病體羸母常蠶其語遇有勝日親友時請一言無不咨
嗟以爲入微琅邪王澄有高名少所推服每聞玠言輒
嘆息絶倒故時人爲之語曰衛玠談道平子絶倒澄及
王玄王濟並有盛名皆出玠下世云王氏三子不如衛
家一兒玠妻父樂廣有海內重名議者以爲婦公冰清
女壻玉潤辟命屢至皆不就久之爲太傅西閤祭酒拜
太子洗馬璪爲散騎侍郎內侍懷帝玠以天下大亂欲
移家南行母曰我不能舍仲寶去也玠啓諭深至爲門
戶大計母涕泣從之臨別玠謂兄曰在三之義人之所
重今可謂致身之日兄其勉之乃扶輿母轉至江夏征
南將軍山簡見之甚相欽重簡曰昔戴叔鸞嫁女唯賢
是與不問貧賤況衛氏權貴門戶今望之人乎於是以
女妻焉遂進至豫章是時大將軍王敦鎮豫章長史謝
鯤先雅重玠相見欣然言論彌日敦謂鯤曰昔王輔嗣
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至振於江表微言之緒絶而復
續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何平叔若在當復絶
倒玠嘗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

終身不見喜愠之容以王敦豪爽而好居物上恐非國之忠臣求向建鄴京師人士聞其姿容觀者如諸玠勞疾遂甚永嘉六年卒時年二十七時人謂玠被看殺並於南昌謝鯤哭之慟人問曰子有何恤而致斯哀荅曰棟梁折矣不覺哀耳咸和中改葬於江寧丞相王導敎曰衛洗馬明當改葬此君風流名士海內所瞻可脩薄祭以敦舊好後劉惔謝尚共論中朝人士或問社又可方衛洗馬不尚曰安得相比甘共聞可容數人惔又云社又膚清叔寶神清其爲有識者所重如此于時中興名士唯王承及玠爲當時第一云恒族弟展字道舒歷淮書郎南陽太守永嘉中爲江州刺史累遷晉王大理詔有考子證父或鞭父母問子所在展以爲恐傷政教並奏除之中興建爲廷尉上疏宜復肉刑不見省卒贈光祿大夫

張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也父平魏滏陽守華少孤貧自牧羊同郡盧欽見而器之鄉人劉放亦奇其才以女妻焉華學業優博詞藻溫麗朗贍多通圖緯方伎之書莫不詳悉造次必以禮度言易於赴義篤於周急器識弘

曠時人罕能測之初未知名因著鷦鷯賦以自寄其詞曰何造化之多端播群形於萬類惟鷦鷯之微禽亦攝生而受氣育翩翩之陋體無玄黃以自貴毛無施於器用肉不登乎俎味鷹鸇過猶俄翼尚何懼於罻罻翳薈蒙籠是焉游集飛不飄揚翔不翕習其居易容其求易給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栖無所滯游無所盤匪陋荊棘匪榮菖蘭動翼而逸投足而安委命順理與物無患伊茲禽之無知而處身之似智不懷寶以賈害不飾表以招累靜守性而不矜動因循而簡易任自然以爲資無誘慕於世僞鵰鶚介其鷙用距鵠鷺軼於雲際鵾鷄竄於幽險孔翠生乎遐裔彼晨鳥兎與歸鴈又矯翼而增逝咸美羽而豐肌故無罪而皆斃徒銜盧以避繳終爲戮於此世蒼鷹鸞而受紲鸚鵡慧而入籠屈猛志以服養塊幽鬱於九重變音聲以順旨思摧翮以爲庸戀鍾岱之林野慕隴坻之高松雖蒙幸於今日未若疇昔之從容海鳥爰居避風而至條枝巨爵踰嶺自致提挈萬里飄飄逼畏夫性體大方物而形環足偉也陰陽陶烝萬品一區一細外稟種繁類殊鷦宜巢於蚊睫大

鵬彌乎天隅將以上方不足而下比有餘普天壤而遐觀吾又安知大小之所如陳留阮籍見之歎曰王佐之才也由是聲名始著郡守鄭平嗣薦華爲太常博士盧欽言之於文帝轉河南尹丞永寧除佐著作郎頃之遷長史兼中書郎朝議表奏多見施用遂即眞晉受禪拜黃門侍郎封關內侯華彊記默識四海之內若指諸掌武帝嘗問漢宮室制度及建章千門萬戶華應對如流聽者忘倦畫地成圖左右屬目帝甚異之時人比之子產數歲拜中書令後加散騎常侍遭母憂哀毀過禮中詔勉勵逼令攝事初帝與羊祜謀伐吳而群臣多以爲不可唯華贊成其策其後祜疾篤帝遣華詣祜問以伐吳之策語在祜傳及將大舉以華爲度支尚書乃量計運漕決定廟筭衆軍既進而未有剋獲賈充等奏誅華以謝天下帝曰此是吾意華但與吾同耳時大臣皆以爲未可輕進華獨堅執以爲必剋及吳滅詔褒其勳進封爲廣武縣侯增邑萬戶封一子爲亭侯千五百戶賜絹萬匹華名重一世衆所推服晉史及儀禮憲章並屬於華多所損益當時詔誥皆所草定聲譽益著有台輔

之望焉而荀勗自以大族恃帝恩深增疾之每伺間隙欲出華外鎮會帝問華誰可託寄後事者對曰明德至親莫如齊王攸既非上意所在微爲忤旨間言遂行乃出華爲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桓校尉安北將軍華撫納新舊夷夏懷之東夷馬韓新彌諸國依山帶海去州四千餘里歷世未附者二十餘國並遣使朝獻於是遠夷賓服四境無虞頻歲豐稔士馬彊盛朝議將欲徵華入相又欲進號儀同初華毀徵士馮恢於帝統即恢之弟也深有寵於帝統常侍帝從容論魏晉事因曰臣竊謂鍾會之興寡頗由太祖帝變色曰卿何言邪然免冠謝曰臣愚冗瞽言罪應萬死然豈微意猶有可申帝曰何以言之統曰臣以爲善御者必識六轡盈縮之勢善政者必審官方控帶之宜故仲由以兼人被抑冉求以退弱被進漢高八王以寵過夷滅光武諸將由沖損克終非上有仁暴之殊下有愚智之異蓋抑揚與奪使之然耳鍾會才見有限而太祖誇獎太過嘉其謀猷盛其名器居以重勢委以大兵故使會自謂筭無遺策功在不賞輒張跋扈遂遘凶逆耳向令太祖錄其小能

節以大禮抑之以權勢納之以軌則則亂心無由而生
亂事無由而成矣帝曰然統稽首曰陛下既已然微臣
之言宜思堅冰之漸無使如會之徒復致覆喪帝曰當
今豈有如會者乎統曰東方朔有言談何容易易曰臣
不密則失身帝乃屏左右曰卿極言之統曰陛下謀謨
之臣著大功於天下海內莫不聞知據方鎮戎馬之任
者皆在陛下聖慮耳帝默然頃之徵華爲太常以太廟
屋棟折免官遂終武帝之世以列侯朝見惠帝即位以
華爲太子少傅與王戎裴頠和嶠俱以德望爲楊駿所

忌皆不與朝政及駿誅後將廢皇太后會群臣於朝堂
議者皆承望風旨以爲春秋絕文姜今太后自絕於宗
廟亦宜廢黜惟華議以爲夫婦之道父不能得之於子
子不能得之於父皇太后非得罪於先帝者也今黨其
所親爲不母於聖世宜依漢廢趙太后爲孝成后故事
貶皇太后之號還稱武皇后居異宮以全貴終之恩不
從遂廢太后爲庶人楚王瑋受密詔殺太宰汝南王亮
太保衛瓘等內外兵擾朝廷大恐計無所出華白帝以
瑋矯詔擅害二公將士倉卒謂是國家意故從之耳今

可遣騶虞幡使外軍解嚴理必風靡上從之瑋兵果散
及瑋誅華以首謀有功拜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侍中中書監金章紫綬固辭開府賈謐與后共謀以華
庶族儒雅有籌略進無逼上之嫌退爲衆望所依欲倚
以朝綱訪以政事疑而未決以問裴頠頠素重華深贊
其事華遂盡忠匡輔彌縫彌闕雖當暗主虐后之朝而
海內晏然華之功也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以爲諷
賈后雖凶妬而知敬重華久之論前後忠勳進封壯武
郡公華十餘讓中詔敦喻乃受數年代下邳王晃爲司
空領著作及賈后謀廢太子左衛率劉卞甚爲太子所
信遇每會宴卞必預焉屢見賈謐驕傲太子恨之形于
言色謐亦不能平卞以賈后謀問華華曰不聞卞曰卞
以寒悴自須昌小吏受公成拔以至今日士感知己是
以盡言而公更有疑於卞邪華曰假令有此君欲如何
卞曰東宮俊乂如林四率精兵萬人公居阿衡之任若
得公命皇太子因朝入錄尚書事廢賈后於金墉城兩
黃門力耳華曰今天子當陽太子人子也吾又不受阿
衡之任忽相與行此是無其君父而以不孝示天下也

雖能有成猶不免罪況權威滿朝威柄不一而可以安乎及帝會群臣於式乾殿出太子手書徧示群臣莫敢有言者惟華諫曰此國家之大禍自漢武以來每廢黜正嫡常至喪亂且國家有天下日淺願陛下詳之尚書左僕射裴頠以爲宜先檢校傳書者又請比校太子手書不然恐有詐妄賈后乃內出太子素啓事十餘紙衆人比視無敢言非者議至日西不決后知華等意堅因表乞免爲庶人帝乃可其奏初趙王倫爲鎮西將軍撓亂關中氐羌反叛乃以梁王肜代之或說華曰趙王貪昧信用孫秀所在爲亂而秀變詐姦人之雄今可遣梁王斬秀刈趙之半以謝關右不亦可乎華從之肜許諾秀友人辛冉從西來言於肜曰氐羌自反非秀之爲故得免死倫既還譖事賈后因求錄尚書事後又求尚書令華與裴頠皆固執不可由是致怨倫秀疾華如讎武庫火華懼因此變作列兵固守然後救之故累代之寶及漢高斬蛇劒王莽頭孔子屐等盡焚焉時華見劒穿屋而飛莫知所向初華所封壯武郡有桑化爲栢識者以爲不祥又華第舍及監省數有妖怪少子韙以中台星

坼勸華遜位華不從曰天道玄遠唯脩德以應耳不如
靜以待之以俟天命及倫秀將廢賈后秀使司馬雅夜
告華曰今社稷將危趙王欲與公共匡王室爲霸者之
事華知秀等必成篡奪乃拒之雅怒曰刃將加頸而吐
言如此不顧而出華方晝卧方憂見屋壞覺而患之是
夜難作詐稱詔召華遂與裴頠俱被收華將死謂張林
曰卿欲害忠臣邪林稱詔詰之曰卿爲宰相任天下事
太子之廢不能死節何也華曰式乾之議臣諫事俱存
非不諫也林曰諫若不從何不去位華不能答須臾使

者至曰詔斬公華曰臣先帝老臣中心如丹臣不愛死
懼王室之難禍不可測也害之於前殿馬道南夷三
族朝野莫不悲痛之時年六十九華性好人物誘進不
倦至于窮賤候門之士有一介之善者便咨嗟稱詠爲
之延譽推愛書籍身死之日家無餘財唯有文史溢于
几篋嘗從居載書三十乘皆書籍經擊虞撰定官書皆資
華之本以取正焉天下奇秘世所希有者悉在華所由
是博物洽聞時無與比意高中人有得鳥毛長三丈以
示華華見慘然曰此海鳥也出則天下大亂矣陸機

嘗餉華鮮于時賓客滿坐華發器便曰此龍肉也衆
未之信華曰試以苦酒溲之必有異既而五色光起機
還問鮮主果云園中茅積下得一白魚質狀殊常以作
鮮過美故以相獻武庫封閉無密其中忽有雉雊華曰
此必蛇化爲雉也開視雉側果有蛇蛻焉吳郡臨平江
岸崩出一石鼓槌之無聲帝問華華曰可取蜀中桐
材刻爲魚形扣之則鳴矣於是如其言果聲聞數里初
吳之未滅也牛斗之間常有紫氣道術者以爲吳方彊
盛未可圖也惟華以爲不然及吳平之後紫氣愈明華

聞豫章人雷煥妙達緯象乃要煥宿屏人曰可共尋天
文知將來吉凶因登樓仰觀煥曰僕察之久矣惟斗牛
之間頗有異氣華曰是何祥也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
天耳華曰君言得之吾少時有相者言吾年出六十位
登三事當得寶劍佩之斯言豈效與因問曰在何郡煥
曰在豫章豐城華曰欲屈君爲宰共尋之可乎煥許之華
大喜即補煥爲豐城令到縣掘獄屋基入地四丈餘得
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劍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
阿其文斗牛間氣不復見焉煥以南昌西山北巖下土

以拭劍光芒豔發大盆盛水置劍其上視之者精芒炫
目遣使送一劍并芒與華留一自佩或謂煥曰得兩送
一張公其可欺乎煥曰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劍
當繫徐君墓樹耳靈異之物終當化去不永爲人服也
華得劍寶愛之常置坐側華以南昌土不如華陰赤土
報煥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莫邪何復不至雖然天
生神物終當合耳因以華陰土一斤致煥煥以拭劍倍
益精明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子華爲州從事持劍行經
延平津劍忽於腰下躍出墮水使人沒水取之不見劍
但見兩龍各長數丈蟠縈有頃章沒者懼而返須臾光
彩照水波浪驚沸於是失劍華歎曰先君化去之言張
公終合之論此其驗乎華之博物多此類不可詳載焉
後倫秀伏誅齊王冏輔政摯虞致牋於冏稱華前荅武
帝詔宜留先王事冏以故表列華及裴頠等無辜見誅
宜蒙恩理事下群官通議議者各有所執而多稱其寬
壯武國臣竺道又詣長沙王求復華爵位依違者久之
太安二年詔復華侍中中書監司空公廣武侯及所沒
財物與印綬符策遣使弔祭之初陸機兄弟志氣高爽

自以吳之名家初入洛不推中國人士見華一面如舊欽華德範知師資之禮焉華誅後作誄又爲詠德賦以悼之華著博物志十篇及文章行於世二子禧蹔禧字彥仲好學謙敬有父風歷位散騎常侍蹔儒博曉天文散騎侍郎同時遇害禧子興字公安襲華爵避難過江辟丞相掾太子舍人劉卞字叔龍東平須昌人也本兵家子質直少言少爲縣小吏功曹夜醉如廁使卞執燭不從功曹銜之以他事補亭子有祖秀才者於亭中與刺史箋久不成卞教之數言卓犖有大致秀才謂縣令曰卞公府掾之精者卿云何以爲亭子令即召爲門下史百事疎簡不能周密令問卞能學否荅曰願之即使就學無幾卞兄爲太子長兵既死兵例須代功曹請以卞代兄役令曰祖秀才有言遂不聽卞後從令至洛得入太學試經爲臺四品吏訪問令寫黃紙一鹿車下曰劉卞非爲人寫黃紙者也訪問知怒言於中正退爲尚書令史或謂卞曰君才簡略堪大不堪小不如作守舍人卞從其言後爲吏部令史遷齊王攸司空主簿轉太常丞司徒左西曹掾尚書郎所歷皆稱職累遷散騎侍

郎除并州刺史入爲左衛率知賈后廢太子之謀甚憂之以計干張華而才用益以不平賈后親黨微服聽察外間頗聞下言乃遷下爲輕車將軍雍州刺史下知言泄恐爲賈后所誅乃飲藥卒初下之并州昔同時爲須昌小吏者十餘人祖餞之其一人卿下下遣扶出之人以此少之

王沈字處道太原晉陽人也祖柔漢匈奴中郎將父機魏東郡太守沈少孤養於從叔司空昶事昶如父奉繼母寡嫂以孝義稱好書善屬文大將軍曹爽辟爲掾累

遷中書黃門侍郎及爽誅以故吏免後起爲治書侍御史轉祕書監正元中遷散騎常侍侍中典著作與荀顗阮籍共撰魏書多爲時諱未若陳壽之實録也時魏高貴鄉公好學有文才引沈及裴秀數於東堂講讌屬文號沈爲文籍先生秀爲儒林丈人及高貴鄉公將攻文帝召沈及王業告之沈業馳白文帝以功封安平侯邑二千戶沈既不忠於主甚爲衆論所排尋遷尚書出監豫州諸軍事奮武將軍豫州刺史至鎮乃下教宣下屬城士庶曰有能舉遺逸於林藪黜姦佞於州國陳長吏

之可否說百姓之所患興利除害損益昭然者給穀五百斛若達一至之言說刺史得失朝政寬猛令剛柔得適者給穀千斛謂余不信有如皎日王簿陳歛褚碧曰奉省教命所班用示賞勸實爲感歎然恐拘介之士或憚賞而不言貪昧之人將慕利而妄舉苟不合宜賞不虛行則遠聽者未知當否之所在徒見言之不用謂設有而不行愚以告下之事可小須後沈又教曰夫德薄而位厚功輕而祿重貪夫之所狥高士之所不處也若陳至言於刺史興益於本州達幽隱之賢去祝鮀之佞

立德於上受分於下斯乃君子之操何不言之有直言至理忠也惠加一州仁也功成辭賞廉也兼斯而行仁智之事何故懷其道而迷其國哉褚碧復白曰昔魏絳由和戎之功蒙女樂之賜管仲有興齊之勲而加上卿之禮功勲明著然後賞勸隨之未聞張重賞以待諫臣懸穀帛以求盡言也沈無以奪之遂從碧議沈探尋善政案賈逵已來法制禁令諸所施行擇善者而從之又教曰後生下聞先王之教而望政道日興不可得也文武並用長久之道也俗化陵遲不可不革革俗之要實

在敦學昔原伯魯不悅學閔馬父知其必亡將吏子弟
優閑家門若不教之必致游戲傷毀風俗矣於是九郡
之士咸悅道教移風易俗遷征虜將軍持節都督江北
諸軍事五等初建封博陵侯班在次國平蜀之役吳人
大出聲爲救蜀振蕩邊境沈鎮御有方寇聞而退轉鎮
南將軍武帝即王位拜御史大夫守尚書令加給事中
沈以才望顯名當世是以創業之事羊祜荀祐裴秀賈
充等皆與沈諮謀焉及帝受禪以佐命之勳轉驃騎將
軍錄尚書事加散騎常侍統城外諸軍事封博陵郡公
固讓不受乃進爵爲縣公邑千八百戶帝方欲委以萬
機太始二年薨帝素服舉哀賜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
錢三十萬布百匹葬井田一頃謚曰元明年帝追思沈勳
詔贈司空公又詔沈前以翼贊之勳嘗受郡公之封而
固辭懇至嘉其讓德不奪其志可以郡公官屬送葬沈
素清儉不營產業其使所領兵作屋五十間子浚嗣後
沈夫人荀氏卒將合葬沈棺櫬已毀更賜東園祕器咸
寧中復追封沈爲郡公浚字彭祖母趙氏婦良家女也
貧賤出入沈家遂生浚沈初不齒之年十五沈薨死無子

親戚共立浚爲嗣拜駙馬都尉太康初與諸王侯俱就
國三年來朝除員外散騎侍郎元康初轉員外常侍遷
越騎校尉右軍將軍出補河內太守以郡公不得爲二
千石轉東中郎將鎮許昌及愍懷太子幽于許昌浚承
賈后旨與黃門孫慮共害太子遷寧北將軍青州刺史
尋徙寧朔將軍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于時朝廷昏亂
盜賊蜂起浚爲自安之計結好夷狄以女妻斡畢務勿
塵又以一女妻蘇恕延及趙王倫篡位三王起義浚擁
衆據兩端遏絕檄書使其境內士衆不得赴義成都王
穎欲討之而未暇也倫誅進驃安北將軍及河間王顒
成都王穎興兵內向害長沙王乂而浚有不平之心穎
表請幽州刺史石堪爲右司馬以右司馬和演代堪密
使演殺浚并其衆演與烏桓單于審登謀之於是與浚
期游薊城南清泉水上薊城內外行有二道演浚各從
一道演與浚欲合圖謀因而圖之值天暴雨兵器霑濕
不果而還單于由是與其種人謂曰演圖殺浚事垂克
而天卒雨使不得果其人助浚曰違天不祥我不可久
與演同乃以謀告浚浚密置兵禦防于圍演演持白幡詣浚

降遂斬之自領幽州大營器械召務勿塵率胡晉合二
萬人進軍討潁以王濬都弘爲前鋒遇潁將石超於平
棘擊敗之浚棄勝遂克鄴城士衆暴掠死者甚多鮮卑
大掠婦女浚命敢有挾藏者斬於定流於易水者八千
人黔首荼毒自此始也浚還薊殿
迎大駕浚遣祁弘率烏丸騎爲先
驃騎大將軍都督東夷河北諸軍事領幽州刺史以燕
國增博陵之封懷帝即位以浚爲司空領烏丸校尉務
勿塵爲大單于浚又表封務勿塵遼西郡公其別部大
飄滑及其弟渴末別部大人段疾陸眷等皆爲親晉王永嘉中石
勒寇冀州浚遣鮮卑文鴦討勒勒大敗南陽明年勒復寇冀
州刺史王斌爲勒所害浚又領冀州詔進浚爲大司馬加
侍中大都督督幽冀諸軍事使者
大樹威令專征伐遣督護王昌中山太守阮豹等率諸軍
及務勿塵世子疾陸眷弟文鴦
國勒率衆來距昌逆擊敗之末柸
獲勒質末柸遣間使求和疾陸眷
金銀各一萬贖末柸結盟而退其
弟末柸攻石勒於襄
北入其壘門爲勒所
以鎧馬二百五十匹
及浚布告天下稱受中

詔承制乃以司空荀藩爲大尉光
祿大夫荀組爲司隸大
司農華奮爲太常中書令李絡爲
河南尹久遣祁弘討勒
及於廣宗時大霧弘引軍就道亦
與勒遇爲勒所殺由是
劉琨與浚爭冀州琨使宗人劉希
還中山合衆代郡上谷
廣寧三郡人皆歸于琨浚患之遂
輟討勒之師而與琨相
距浚遣燕相胡矩督護諸軍與陸眷并力攻破希驅略
三郡士女出塞琨不復能爭浚遂欲討勒使棗嵩督諸軍
屯易水召疾陸眷將與之俱攻竇公國浚爲政苛暴將吏又
貪殘並廣占山澤引水灌田漬殺數百家墓調發殷煩下不堪

命多叛入鮮卑從事韓咸切諫浚怒殺之疾陸眷自以前
後違命恐浚誅之勒亦遣使厚賂疾陸眷等由是不應召
浚怒以重幣誘單于猗盧子右賢王日律孫令攻疾陸眷
反爲所破時劉琨大爲劉聰所逼諸避亂游士多歸于浚
浚日以彊盛乃設壇告類建立皇太子備置衆官浚自領
尚書令以棗嵩裴憲並爲尚書使其子居王官持節領護
匈奴中郎將以妻舅崔毖爲東夷校尉又使嵩監司冀并
兗諸軍事行安北將軍以田徽爲兗州李渾爲青州渾爲
石勒所殺以薄盛代之浚以父字處道爲當塗高應王者

之讖謀將僭號胡矩諫浚盛陳其不可浚忿之出矩爲魏郡守前渤海太守劉亮從子北海太守持司空掾高柔並切諫浚怒誅之浚素不平長史燕國王悌遂因他事殺之時童謠曰十囊五囊入袁郎袁嵩浚之子壻浚聞責嵩而不能罪之也又謠曰冀州城門似藏戶中有伏尸王彭祖有孤距府門翟雉入袁事時燕國霍原北州名賢浚以僭位事示之原不答遂害之由是人士憤怨內外無親而矜豪日甚不親爲政所任多苛剋加亢旱災蝗士卒衰弱浚之承制也參佐皆內叙唯司馬游統外出統怨密與石勒通謀勒乃詐降於浚許奉浚爲主時百姓內叛疾陸眷等侵逼浚告勒之附已勒遂僞辭以事之獻遺珍寶使驛相繼浚以勒爲誠不復設備勒乃遣使尅日上尊號於浚浚許之勒屯兵於易水督護孫緯疑其詐馳白浚而引兵逆勒浚不聽使勒直前衆議皆曰胡貪而無信必有詐請距之浚怒欲斬諸言者衆遂不敢復諫盛張設以待勒勒至城便縱兵大掠浚左右復請討之不許及勒登聽事浚乃走出堂皇勒衆執以見勒勒遂與浚妻並坐立浚於前浚罵曰胡奴調汝公何凶逆如

此勒數浚不忠於晉并責以百姓餞之積粟五十萬斛而不振給遂遣騎五百先送浚于襄國收浚麾下精兵萬人盡殺之停二日而還孫緯遽擊之勒僅而得免勒至襄國斬浚而浚竟不爲之屈大罵而死無子太元二年詔興滅繼絕封沈從孫道素爲博陵公卒子崇之嗣義熙十一年改封東莞郡公宋受禪國除

荀顗字景倩潁川人魏太尉彧之第六子也幼爲姊壻陳羣所賞性至孝總角知名博學洽聞理思周密魏時以父勳除中郎宣帝輔政見顗奇之曰荀令君之子也擢拜散騎侍郎累遷侍中爲魏少帝執經拜騎都尉賜爵關內侯難鍾會易無互體又與扶風王駿論仁孝孰先見稱於世時曹爽專權何晏等欲害太常傅嘏顗營救得免及高貴鄉公　顗言於景帝曰今上踐阼權道非常宜速遣使宣德四方且察外志毋丘儉文欽果不服舉兵反顗預討儉等有功賜爵萬歲亭侯邑四百戶文帝輔政遷尚書帝征諸葛誕留顗鎮守顗甥陳泰卒顗代泰爲僕射領吏部四辭而後就職顗承泰之後加之淑慎綜核名實風俗澄正咸熙中遷司空進爵鄉侯

顗年踰耳順孝養烝烝以毋憂去職哀毀幾滅性海內稱之文帝奏宜依漢大傅胡廣喪母故事給司空吉凶導從及蜀平興復五等命顗定禮儀顗上請羊祜任愷庾峻應貞孔顥共刪改舊文撰定晉禮咸熙初封臨淮侯武帝踐阼進爵爲公食邑一千八百戶又詔以顗爲司徒尋加侍中遷太尉都督城外牙門諸軍事置司馬親兵百人頃之又詔顗以公行太子太傅侍中太尉如故時以正德大序雅頌未合命顗定樂事未終以泰始十年薨帝爲舉哀皇太子臨喪二宮賻贈禮秩有加詔賜溫明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謚曰康又詔曰太尉不恤私門居無館宇素絲之志沒而彌顯其賜家錢二百萬使立宅舍咸寧初詔論次功臣將配享宗廟所司奏顗等十二人銘功太常配享清廟顗明三禮知朝廷大義而無質直之操唯阿意苟合於荀勗何曾賈充之間初皇太子將納妃顗上言賈充女姿德淑茂可以參選以此獲譏於世顗無子以從孫徽嗣中興初以顗兄玄孫序爲顗後封臨淮公序卒又絕孝武帝又封序子恒繼顗後恒卒子龍符嗣宋受禪國除

荀勗字公曾潁川潁陰人漢司空爽曾孫也祖蜚射聲校尉父盱早亡勗依于舅氏岐嶷夙成年十餘歲能屬文從外祖太傅鍾繇曰此兒當及其曾祖既長遂博學達於從政仕魏辟大將軍曹爽掾遷中書通事郎爽誅門生故吏無敢往者勗獨臨赴衆乃從之爲安陽令轉驃騎從事中郎勗有遺愛安陽生爲立祠遷廷尉正參文帝大將軍事賜爵關內侯轉從事中郎領記室高貴鄉公欲爲變時大將軍掾孫佑守閶闔門帝弟安陽侯幹聞難欲入佑謂幹曰未有入者可從東掖門及幹至帝遲之幹以狀白帝欲族誅勗勗幹曰孫佑不納安陽誠宜深責然事有逆順用刑一公可以喜怒爲輕重今成倅刑止其身佑乃族誅恐義士私議乃免佑爲庶人時宮騎路遺求爲刺客入蜀勗言於帝曰明公以至公宰天下宜仗正義以伐違貳而名以刺客除賊非所謂刑于四海以德服遠也帝稱善及鍾會謀反審問未至而外人先告之帝待會亦厚會其性未可許以見得恩義可不速爲之備帝即出鎮長安主簿郭奕參軍王深以勗是會從甥少長舅氏勸

帝斥出之帝不納而使勗陪乘侍之如初先是勗啓伐
蜀宜以衛瓘爲監軍及蜀中亂賴瓘以濟會平還洛與
裴秀羊祜共管機密時將發使聘吳並遣當時文士作
書與孫皓帝用勗所作皓無報命和親帝謂勗曰若前
作書使吳思順勝千萬之益也帝即晉王位以勗爲侍
中封安陽子邑千户武帝受禪改封濟北郡公勗以羊
祜讓乃固辭爲侯拜中書監著作與賈充共
定律令充將鎮關右也勗與統同賈公遠放五官參軍事
勢太子婚尚未定若使充得爲親則不留帝自偉

勗與統同伺帝閒並稱充才色絕世若納東宮必能
輔佐君子有關雎后妃之德遂成婚當時甚爲正直者
所疾而獲佞媚之譏焉久之進位光祿大夫既掌樂事
又修律呂並行於世初勗以路逢趙賈人牛鐸識其聲
及掌樂音韻未調乃曰得諧之人鐸則諧矣遂下郡國
悉送牛鐸果得諧者又嘗言帝坐進飯謂在坐人曰此
是勞薪所炊咸未之信帝問膳夫乃云實用故車脚
舉世服其明識俄領祕書監
錄整理記籍又立書情十置
與八中書令張華依劉向別
第二千教習以鍾胡爲法咸

寧初與石苞等並爲佐命功臣列於銘享及王濬表請
伐吳勗與賈充固諫不可帝不從而吳果滅以事典詔
命論功封子一人爲亭侯品一千户賜絹千匹又封孫
顯爲潁陽亭侯及得汲郡冢中古文竹書詔勗撰次之
以爲中經列在秘書時議遣王公之國帝以問勗勗對
曰諸王公已爲都督而使之國則廢方任又分割郡國
人心戀本必用嗷嗷國皆置軍官六還當給國而關邊
守帝重使勗思之勗又陳言如詔準古方伯選才使君
國各隨方面爲都督誠如明詔百至於割正封疆使親疎

不同誠爲佳矣然分裂舊土猶懼多所搖動必使人心
忿擾思惟竊宜如前若於事不得不時有所轉封而不
至分割土域有所損奪者可隨宜節度其五等體國經
遠實不成制度然但虛名其於實事略與舊郡縣鄉亭
無異若造次改奪恐不能不以爲恨今方了其大者以
爲五等可須後裁度凡事雖有久而益善者若臨時或
有不解亦不可忽帝以勗言爲允多從其意時又議省
州郡縣半吏以赴農功勗議以爲省吏不如省官省官
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時善其議太康中詔以勗爲

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開府辟召守中書監侍中侯如
故時太尉賈充司徒李胤並薨太子太傅又缺勗表陳
三公保傅宜得其人若使楊珧參輔東宮必當仰稱聖
意尚書令衛瓘吏部尚書山濤皆可爲司徒若以瓘新
爲令未出者濤即其人帝並從之明年秋諸州郡大水
兖土尤甚勗陳宜立都水使者其後門下啓通事令史
伊羨趙咸爲舍人對掌文法詔以問勗勗曰今天下幸
賴陛下聖德六合爲一望道化隆洽垂之將來而門下
上稱程咸張惲下稱此等欲以文法爲政皆愚臣所未

達昔張釋之諫漢文謂虎圈嗇夫不宜見用邴吉往車
明調和陰陽之本此二人豈不知小吏之惠誠惜大化
也昔魏武帝使中軍司荀攸典刑獄明帝時猶以付內
常侍以臣所聞明帝時唯有通事劉泰等官不過與殿
中同號耳又頃言論者皆云省官省事而求益吏者相
尋矣多云尚書郎大令史不親文書乃委付書令史及
幹誠吏多則相倚也增置文法之職適恐更耗擾臺閣
臣竊謂不可時帝素知太子闇弱恐後亂國遣勗及和
嶠往觀之勗還盛稱太子之德而嶠云太子如初於是

天下貴嶠而賤勗帝將廢賈妃勗與馮紞等諫請故得
不廢時議以勗之頌國害時孫資劉放之匹然性慎密
每有詔令大事雖已宣布然終不言不欲使人知已豫
聞也族弟良曾勸勗曰公大失物情有所進益者自可
語之則懷恩多矣其壻武統亦說勗宜有所營置令有
歸戴者勗並默然不應退而語諸子曰人臣不密則失身
樹私則背公是大戒也汝等亦當宦達人間宜識吾此
意久之以勗守尚書令勗久在中書專管機事及失之
甚罔罔悵恨或有賀之者勗曰奪我鳳凰池諸君賀我

邪及在尚書課試令史以下覈其才能有闇於文法不
能決疑處事者即時遣出嘗謂曰魏武帝一高文若
之進善不進不止苟公達之退惡不退不休二令君之
美亦望於君也居職月餘以母憂上還印綬帝不許遣
常侍周恢喻旨勗乃奉詔視職勗久管機密有才思探
得人主微旨不犯顏之爭故得始終全其寵祿咸康十
年卒詔贈司徒賜東園秘器朝服一具錢五十萬布百
匹遣兼御史持節護喪謚曰成勗有二子其達者輯
組輯嗣官至衛尉卒謚曰簡子畯嗣卒謚曰烈無嫡子

以弟息識爲嗣輯之[illegible]字彥奇博學有才能撰要後書
十五篇傳於世永嘉末爲司空從事中郎沒於石勒爲
勒參軍藩字大堅元康中爲著門侍郎受詔成父所治
鍾毅者以從駕討齊王冏勳封西華縣公累遷尚書令永
嘉末轉司空未拜而洛陽陷沒藩出奔密王後承制奉
藩爲留臺太尉及愍帝爲太子委藩督攝遠近建興元
年薨於開封年六十九因葬焉所謚曰成追贈太保藩
二子邃闓邃字道玄解音樂善談論弱冠辟趙王倫相
因掾遷太子洗馬長沙王乂以爲參軍乂敗穎王爲
皇太弟精選僚屬以邃爲中舍人鄴城不守隨藩在密
元帝召爲丞相從事中郎以道險不就愍帝就加左將
軍陳留留相父憂去職服闋襲封愍帝崩納邃女先徵爲
散騎常侍邃懼西都危逼故不應命而東渡江元帝以
爲軍諮祭酒太興初拜侍中邃與丹協婚親時協執權
欲以邃爲吏部尚書邃深距之尋而王敦討協協黨並
及於難唯邃以疎協獲免敦表爲廷尉以疾不拜遷太
常轉尚書蘇峻作亂邃與王導等侍天子於石頭
峻平後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靖子注嗣闓字道明

亦有名稱京都爲之語曰荀中郎荀道明大司馬齊
王冏辟爲掾冏敗暴露已一日黃大敢收葬當與冏故吏
李述論合等露布詆毒朝議紛之論者無爲爲太傅主
簿中書郎冀寥遂俱度江拜丞相主簿祭酒中興建遷右
軍將軍轉尚府明帝嘗從容謂王廙曰二荀兄弟孰賢廙
答以聞不明過邃帝以邃廙亮曰邃真粹之地亦
闇所不及曰是議者真能定其兄弟優劣歷御史中丞
侍中尚書封新陽公太寧三年
達嗣組字大喜平弱冠太尉王導
有才

識初爲司徒左西屬補太子舍人司徒王渾請爲從事
中郎轉左長史歷太子中庶子滎陽太守趙王倫爲相
國欲收大名選海內德望之士以江夏李重及組爲左
右長史東平土堪沛國劉謨爲左右司馬倫篡以組爲
侍中及長沙王乂敗惠帝遣組及散騎常侍閻丘仲詣
成都王穎慰勞其軍帝西幸長安以組爲河南尹遷尚
書轉衛尉錫爵成都縣男散騎常侍侍中中書監轉
司隸校尉加特進光祿大夫
組兄弟貴盛禮不答於世
嘗大官並諷議而已永嘉

不復以組爲侍中領太子左
率未拜會劉曜王彌逼洛
陽組與藩俱出奔懷帝蒙
司徒王浚以組爲司隸校
尉組與藩移檄天下以琅琊
王爲盟主王愍帝稱皇太子
組即太子之舅又領司隸校
尉行豫州刺史事與藩共
保滎陽之開封建興初詔藩
行留臺事俄而藩薨死帝更
以組爲司空領尚書左僕射
又兼司隸復行留臺事州
征郡守皆承制行焉進爵
潁縣公加夫人世子印綬
明年進位太尉領豫州牧
節元帝承制以組爲都督
司州諸軍加散騎常侍餘
如故之又除尚書令表讓

不拜及西都不守組乃遣
移檄天下共勸進帝欲以
組爲司徒以問太常賀循
曰組舊望清重忠勤顯著
遷訓五品實允衆望於是
組爲司徒組逼於石勒不
能自立太興初自許昌帥其
屬數百人渡江給千兵百
騎組先所領仍皆統攝頃之
詔組與太保西陽王羕並
錄尚書事各加班劍六十人
永昌初遷太尉領太子太
保未拜薨年六十五謚曰元
子奕嗣奕字玄欣少拜太
子舍人駙馬都尉侍講東
宮新汲令愍帝爲太子召
軍新汲令愍帝爲太子召
爲中舍人尋拜散騎侍郎皆

不就隨父渡江元帝踐位經中庶子遷給事黃門郎父憂去職服闋補散騎常侍中時將繕宮城尚書符下陳留王使出城夫弈駁曰世虞賓在位書稱其美詩詠有客載在雅頌今陳留王位在三公之上坐在太子之右故合表曰書賜物曰與此古今之所崇體國之高義也謂宜除夫役時尚書張闓僕射孔愉難弈以爲昔宋不城周春秋所譏特蠲非體但應減夫弈重駁以爲春秋之末文武之道將墜于地初有子朝之亂干時諸侯逋替莫肯率職宋之於周實亡國之權且同已勤王

而主之者晉客而辭役責之可也今之陳留無列國之勢此之作否何益有無臣以爲宜除於國職爲全詔從之時又通議元會日帝應敬司徒王導不博士郭熙杜援等以爲禮無拜臣之文謂宜除敬侍中馮懷議曰天子脩禮莫盛於辟雍當爾之日猶拜三老況今先帝師傅謂宜盡敬事下門下弈議曰三朝之首宜明君臣之體則不應敬若他日小會自可盡禮及至尊與公書手詔則曰頓首言中書爲詔則云敬問散騎優冊則曰制命今詔文尚異況大會之與小會理豈得同詔從之咸

和七年卒追贈太僕謚曰定

馬統字少胄安平人也祖浮魏司隸校尉父負汲郡太守統少博涉經史識悟機辯歷仕爲魏郡太守轉步兵校尉徙越騎得幸於武帝稍遷左衛將軍承顏悅色寵愛日隆荀勗賈充並與之親善充女之爲皇太子妃也統有力焉及妃之將廢統勗乾沒救請故得不廢伐吳之役統領汝南太守以郡兵隨王濬入秣陵遷御史中丞轉侍中帝病篤得愈統與勗見朝野之望屬在齊王攸攸素薄勗勗以太子愚劣恐攸得立有害於已乃使統言於帝曰陛下前者疾若不差太子其廢矣齊王爲百姓所歸公卿所仰雖欲高讓其得免乎宜遣還藩以安社稷帝納之及攸薨朝野悲恨初帝友于之情甚篤既納勗統邪說遂爲身後之慮以固儲位既聞攸隕哀慟特深統侍立因言曰齊王攸名過於實今得自終此乃大晉之福陛下何乃過哀帝收淚而止初謀伐吳統與賈充荀勗同共苦諫不可吳平統內懷慙懼疾張華如讎及張華外鎮威德大著朝論當徵爲尚書令統從容侍帝論晉魏故事因諷帝言華不可授以重任帝默

然而止事具華傳太康七年統疾詔以統爲散騎常侍賜錢二十萬牀帳一具尋卒二子播熊播大長秋熊字文羆中書郎統兄恢自有傳

賈充字公閭平陽襄陵人也父逵魏豫州刺史陽里亭侯逵晚始生充言後當有充閭之慶故以爲名字焉充少孤居喪以孝聞襲父爵爲侯拜尚書郎典定科令兼度支考課辯章節度事皆施用累遷黃門侍郎汲郡典農中郎將參大將軍軍事從景帝討毋丘儉文欽於樂嘉帝疾篤還許昌留充監諸軍事以勞增邑三百五十戶後爲文帝大將軍司馬轉左長史帝新執朝權恐方鎮有異議使充詣諸葛誕圖欲伐吳陰察其變充既論說時事因謂誕曰天下皆願禪代君以爲如何誕厲聲曰卿非賈豫州子乎世受魏恩豈可欲以社稷輸人乎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充默然及還白帝曰誕再在揚州威名夙著能得人死力觀其規略爲反必矣今徵之反速而事小不徵事遲而禍大帝尸徵誕爲司空而誕果叛復從征誕充進計曰楚兵輕而銳若深溝高壘以逼賊城可不戰而尅也帝從之城陷帝登壘以勞充帝

先歸洛陽使充統後事進爵宣陽鄉侯增邑千戶遷廷
尉充雅長法理有平反之稱轉中護軍魏高貴鄉公之
攻相府也充率衆拒戰於南闕軍將敗騎督成倅弟太
子舍人濟謂充曰今日之事何如充曰公等養汝正擬
今日何復疑濟於是抽戈犯蹕及當道鄉公即位進封
安陽鄉侯增邑千二百戶統城外諸軍加散騎常侍鍾
會謀反於蜀帝假充節以本官都督關中隴右諸軍事
西據漢中未至而會死時軍國多事朝廷機密皆與籌
之帝甚信重充與裴秀王沈荀勗同受心腹之任

帝又命充定法律假金章賜甲第一區五等初建封臨
沂侯為晉元勳深見寵異祿賜常優於群官充有刀筆
才能觀察上旨初文帝以景帝恢贊王業方傳位於舜
陽侯攸充稱武帝寬仁且又居長有人君之德宜奉社
稷及文帝寢疾武帝請問後事文帝曰知汝者賈公閭
也帝襲王位拜充晉國衛將軍儀同三司給事中封臨
潁侯及受禪充以建明大命轉車騎將軍散騎常侍尚
書僕射更封魯郡公母柳氏為魯國太夫人充與太傅
鄭冲司空荀顗中書監荀勗中軍將軍羊祜中護軍王

業廷尉杜友守河南尹杜預散騎侍郎裴楷潁川太守
周雄齊相郭頒騎都尉成公綏荀煇尚書郎柳軌等共
定新律既成詔自太傅車騎以下皆加祿賞其詩後故
典於是賜充子弟一人關內侯絹五百匹固讓不許後
代裴秀爲尚書令常侍車騎將軍如故尋改常侍爲侍
中賜絹七百匹以母憂去職詔遣黃門侍郎慰問又以
東宮有事遣典軍將軍楊駿宣諭使六旬還內充爲政
務農節用并官省職常善之又以文武異容求罷所領
兵及羊祜等出鎮充復上表以立勳邊境帝並不許然

客任職褒貶在己頗好進士每有所薦達必終始經緯
之是以士多歸焉帝舅士恂嘗毀充而充更進恂或有
背充以要權貴者充皆陽以事系志待之而充無公方之
操不能正身率下專以諂媚取容侍中任愷中書令庾純
等剛直守正咸共疾之又以充女爲齊王妃懼後益盛
時氐羌反叛帝深以爲憂愷因進說請充鎮關中乃下
詔以充爲使持節都督秦涼二州諸軍事侍中車騎將
軍如故假羽葆鼓吹給第一駙馬朝之賢良敬進忠規
獻替者皆幸充此舉望隆惟新之化充既外出自以爲

失職深銜任愷計無所從將之鎮百寮餞于夕陽亭荀
勗私焉充以憂告勗曰公國之宰輔而爲一夫所制不
亦鄙乎然是行也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不頓駕而
自留矣充曰然孰可寄懷對曰勗請言之俄而侍宴論
太子婚姻事勗因言充女才質冥令淑宜配儲宮而楊皇
后及荀顗亦並稱之帝納其言會京師大雪平地二尺
軍不得發既而儲宮當婚遂不西行詔充居本職先是
羊祜密啓留充及是帝以語充充謝祜曰始知君長者
時吳將孫秀降拜爲驃騎大將軍帝以充舊臣欲改班

使車騎居驃騎之右充固讓見聽尋遷司空侍中尚書
令領兵如故會帝寢疾充及齊王攸荀勗參醫藥及疾
愈賜絹各五百匹初帝疾篤朝廷屬意於攸河南尹夏
侯和謂充曰卿二女壻親疎等矣立人當立德充不荅
及是帝聞之徙和光祿勳乃奪充兵權而位遇無替尋
轉太尉行太子太保錄尚書事咸寧三年日蝕於三朝
充請遜位不許更以沛國之公丘益其封寵幸愈甚朝
廷咸側目焉河南尹王恂上言弘訓太后入廟合食於
景皇帝齊王攸不得行其子禮充議以爲禮諸侯不得

祖天子公子不得襲先君皆謂奉統承祀非謂不得復其父祖也攸身宜服三年喪事自如臣制有司奏若如充議服子服行臣制未有前比宜如恂表攸喪服從諸侯之例帝從充議伐吳之役詔充爲使持節假黃鉞大都督總統六師給羽葆鼓吹緹幢兵萬人騎二千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增參軍騎司馬各十人帳下司馬二十人大車官騎各三十人充慮大功不捷表陳西有昆吳之患北有幽并之戍天下勞擾年穀不登興軍致討懼非其時又臣老邁非所克堪詔曰君不行吾便自出充不得已乃受節鉞將中壘爲諸軍節度以冠軍將軍楊濟爲副南屯襄陽吳江陵諸守皆降充乃徙屯項王濬之尅武昌也充遣使表曰吳未可悉定方夏江淮下濕疾疫必起宜召諸軍以爲後圖雖腰斬張華不足以謝天下華豫平吳之策故充以爲言中書監荀勗奏宜如充表帝不從杜預聞充有表馳表固爭言平在旦夕使及至轘轅而孫皓已降吳平軍罷帝遣侍中程咸犒勞賜充帛八千匹增邑八千戶亭侯蓋安陽亭侯弟陽里亭侯混發乃封從孫暢新城孫關內侯衆增戶

邑充本無南伐之謀宜諫不見用
懼議欲請罪帝聞充當詣闕豫事
僚佐仍假鼓吹麾幢充與羣臣上
其事帝謙讓不許及疾篤上印綬
問疾殿中太醫致湯藥賜牀帳錢
省起居太康三年四月薨時年六
持節太常表策追贈太宰加衮冕
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大鴻
後部羽葆鼓吹緹麾大路輻輬車
文衣虎賁輕車介士葬禮依霍光及安平獻王故事給
塋田一頃與石苞等爲王功配享廟庭謚曰武追贈充
子黎民爲魯殤公充婦廣成君郭槐
三歲乳母抱之當閤黎民見充忿喜笑
見謂充私乳母即鞭殺之黎民戀念
生男過朞復爲乳母所抱充以手
殺之兒亦思慕而死充遂無胤嗣及
爲黎民子奉充後郎中令韓咸中尉
宗無後以小宗支子後之無異姓爲
出而吳平大赦
營以待之罷節鉞
成之禮請有司具
位帝遣侍臣諭旨
自皇太子宗室躬
六帝爲之慟使使
服綠綟綬御劒賜
護喪事假節鉞前
下司馬大車椎斧
任妬忌初黎民年
充就而拊之槐望
毀病而死後又有
其頭郭疑乳母又
死槐以外孫韓謐
鬱諫槐曰禮大
之文無令先公

懷腆后土良史書過豈不痛心槐不幽咸等上書求改
立嗣事寢不報槐遂表陳是充遺意帝乃詔曰太宰魯
公充崇德立勳勤勞佐命背世殂隕每用悼心又亂子
早終世嗣未立古者列國無嗣取始封支庶子以紹其
後而近代更除其國至於周之公公曰漢之蕭何或豫建
元子或封爵元妃蓋尊顯勳庸不常制太宰素取外
孫韓謐爲世子黎民後吾退而斷之外孫骨肉至近推
恩計情合於人心其以謐爲魯公世孫以嗣其國自非
功如太宰始封無後如太宰所取必以已自出不如太

宰皆不得以爲比及下禮官議充謚博士秦秀議謚曰
荒帝不納博士改暢希旨建議謚曰武帝乃從之自充
薨至葬賻賜二千萬惠帝即位賈后擅權加充廟備六
佾之舞母郭氏爲宜城君及郭氏亡謚曰宣特加殊禮
時人譏之而莫敢言者初充前妻李氏淑美有才行生
二女褒裕褒一名荃裕一名濬父豐誅李氏坐流徙後
娶城陽太守郭配女即廣成君也武帝踐阼李以大赦
得還帝特詔充置左右夫人充母亦勑充迎李氏郭槐
怒攘袂數充曰刋定律令爲佐命之功我有其分李郭

得與我並充乃荅詔託以謙沖不敢當兩夫人盛禮實畏槐也而荃爲齊王攸妃欲令充遣郭而還其母時沛國劉含母及帝舅羽林監王虔前妻皆毋丘儉孫女此例既多質之禮官俱不能決雖不遣後妻多異居私通充自以宰相爲海內準則乃爲李氏築別室於永年里而不往來荃濬每號泣請充充竟不往會充當鎮關右公卿供帳祖道荃濬懼充遂去乃排幔出於坐中叩頭流血向充及羣寮陳母應還之意衆以荃王妃皆驚起而散充甚愧愕使黃門將宮人扶去既而郭槐女爲太

子妃帝乃下詔斷如李比皆不得還後荃憤恚而薨初槐欲自省李氏充曰彼有才氣卿往不如不往及女爲妃槐乃盛威儀而去既入戶李氏出迎槐不覺跽屈因遂再拜自是充每出行槐輒使人尋之恐其過李也初充母柳見古今重節義竟不知充與成濟事以濟不忠數追罵之侍者聞之無不竊笑及將亡充問所欲言柳曰我教汝迎李新婦尚不肯安問他事遂無言及充薨後李氏二女乃欲令其母附葬賈后弟之許也及后廢李氏得合葬李氏作女訓行於世謚字長深母賈午充少

女也父韓壽字德真南陽人魏司徒暨曾孫美姿貌善
容止賈充辟爲司空掾充每宴賓僚其女輒於青璅中
窺之見壽而悅焉問其左右識此人不有一婢說壽姓
字云是故主人女大感想發於寤寐婢後往壽家具說
女意并言其女光麗豔逸端美絕倫壽聞而心動便令
爲通殷勤婢以白女女遂潛脩音好厚相贈結呼壽向
夕入壽勁捷過人踰垣而至家中莫知惟充覺其女悅
暢異於常日時西域有貢奇香一着人則經月不歇帝
甚寶之惟以賜充及大司農陳騫其女密盜以遺壽充

僚屬與壽宴處開其芳馥稱之於充自是充意知女與
壽通而其門閤嚴峻不知所由得入乃夜中陽驚託言
有盜因使脩墻以觀其變左右白曰無餘異惟東北角
如狐狸行處充乃考問女之左右具以狀對充祕之遂
以女妻壽壽官至散騎常侍河南尹元康初卒贈驃騎
將軍謚好學有才思餘爲充嗣繼佐命之後又賈后專
恣謐權過人主至乃鏁繫黃門侍郎其爲威福如此負
其驕寵奢侈踰度宮室崇僭器服珍麗歌僮舞女選極
一時開閤延賓海內輻湊貴游豪戚及浮競之徒莫不

盡禮事之或著文章稱美謚以方貫誼渤海石崇歐陽
建滎陽潘岳吳國陸機陸雲蘭陵繆徵京兆杜斌摯虞
琅邪諸葛詮弘農王粹襄城杜育南陽鄒捷齊國左思
清河崔基沛國劉瓌汝南和郁周恢安平崔秀潁川陳
眕太原郭彰高陽許猛彭城劉訥中山劉輿劉琨皆傳
會於謚號曰二十四友其餘不得豫焉歷位散騎常侍
後軍將軍廣成君薨去職喪未終起爲祕書監掌國史
先是朝廷議立晉書限斷中書監荀勗謂宜以魏正始建
年著作郎王讚欲引嘉平已下朝臣盡入晉史于時依

違未有所決惠帝立更使議之謚上議請從泰始爲斷
於是事下三府司徒王戎司空張華領軍將軍王衍侍
中樂廣黃門侍郎嵇紹國子博士謝衡皆從謚議騎都
尉濟北侯荀畯侍中荀藩黃門侍郎華混以爲宜用正
始開元博士荀熙刁協謂宜嘉平起年謚重執奏戎華
之議事遂施行尋轉侍中領祕書監如故謚時從帝幸
宣武觀校獵諷尚書於會中召謚受拜誡左右勿使人
知於是衆疑其有異志矣謚既親貴數入二宮共愍懷
太子游處無屬降心常與太子齊碁爭道成都王穎在

坐正色曰太子國之儲君實謐何得無禮謐懼言之於
后遂出謐爲平北將軍鎮鄴及爲常侍侍講東宮太子
意有不悅謐患之而其家數有妖異飄風吹其朝服飛
上數百丈墜于中丞臺又蛇出其被中夜暴雷震其室
柱陷入地壓毀牀帳謐益恐及遷侍中專掌禁內遂與
后成謀誣陷太子及趙王倫廢后以詔召謐於殿前將
戮之走入西鍾下呼曰阿后救我乃就斬之韓壽少弟
蔚有器望及壽兄鞏令保弟散騎侍郎預吳王友鑒謐
母賈午皆伏誅初充伐吳時嘗出項城軍中嘗忽失充
所在充帳下都督周勤時晝寢夢見百餘人錄充引入
一逕勤驚覺聞失充乃出尋索忽覩夢中之逕遂往求
之果見充行至一府舍侍衛甚盛府公南面坐聲色甚
厲謂充曰將亂吾家事必爾與荀勗既惑吾子又亂吾
孫閒使任愷黜爾而不去又使庾純罵汝而不改今吳
寇當平汝方表斬張華汝之闇戇皆此類也若不悛慎
當旦夕加罪充因叩頭流血公曰汝所以延日月而名
品如此者是衛府之勳耳終當使孫嗣死於鍾虡之閒
大子斃於金酒之中小子因萎枯木之下荀勗亦宜同

然其先德小濃故在汝後數世之外國嗣亦替言畢命
去充忽然得還營顏色憔悴性理昏喪經日乃復及是
謚死於鍾下賈后服金酒而死賈午考竟用木杖終皆
如所言趙王倫之敗朝廷追述充勳議立其後欲以充
從孫散騎侍郎衆爲嗣衆陽狂自免以子充後充封魯
公又病死永興中立充從曾孫湛爲魯公奉充後遭亂
死國除泰始中人爲充等謠曰賈裴王亂紀綱王裴賈
濟天下言亡魏而成晉也充弟混字宮奇篤厚自守無
殊才能太康中爲宗正卿歷領軍將軍領城門校尉加
侍中封永平侯卒贈中軍大將軍儀同三司充從子彝
遵並有鑒裁俱爲黃門郎遵弟模最知名模字思範少
有志尚頗覽載籍而深沈有智筭確然難奪深爲充所
信愛每事籌之焉充年衰疾劇常憂已謚傳模曰是非
久自見不可掩也起家爲邵陵令遂歷仕二宮尚書吏
部郎以公事免起爲車騎司馬豫誅楊駿封平陽鄉侯
邑千户及楚王瑋矯制害汝南王亮太保衛瓘詔使模
將中騶三百人救之是時賈后既豫朝政欲信親黨拜
模散騎常侍二日擢爲侍中模乃盡心匡弼推張華裴

顧同心輔政數年之中朝野寧靜模之力也乃加授光祿大夫然模潛執權勢外形欲遠之每有啓奏賈后事入輒取急或託疾以避之至於素有嫌忿多所中陷朝廷甚憚之加貪冒聚斂富擬王公但賈后性甚彊暴模每盡言爲陳禍福后不能從反謂模毀己於是委任之情日衰而讒間之徒遂進模不得志憂憤成疾卒追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成子遊字彥將嗣歷官太子侍講員外散騎侍郎郭彰字叔武太原人賈后從舅也與賈充素相親遇充妻待彰若同生歷散騎常侍尚書衛將軍封冠軍縣侯及賈后專朝彰豫參權勢物情歸附賓客盈門士人稱爲賈郭謂謐及彰也卒謚曰烈

楊駿字文長弘農華陰人也少以王官爲高陸令驍騎鎮軍二府司馬後以后父超居重位自鎮軍將軍遷車騎將軍封臨晉侯識者議之曰夫封建所以藩屏王室也后妃所以供粢盛弘內教也后父始封而以臨晉爲侯兆於亂矣尚書褚䃅音略郭奕並表駿小器不可任以社稷之重武帝不從帝自太康以後天下無事不復留

心萬機惟耽酒色始寵后黨請謁公行而駿及珧濟勢傾天下時人有三楊之號及帝疾篤未有顧命佐命功臣皆已沒矣朝臣惶惑計無所從而駿盡斥羣公親侍左右因輙改易公卿樹其心腹會帝小間見所用者非乃正色謂駿曰何得便爾乃詔中書以汝南王亮與駿夾輔王室駿恐失權寵從中書借詔觀之得便匿藏中書監華廙恐懼自往索之終不肯與信宿之間上疾遂篤后乃奏帝以駿輔政帝乃領之便召中書監華廙令何劭口宣帝旨使作遺詔曰昔伊望作佐勳垂不朽周

霍拜命名冠往代侍中卑騎將軍行太子太保領前將軍楊駿經德履誥鑒識明遠毗翼二宮忠肅茂著宜正位上台擬跡阿衡其以駿為太尉太子太傅假節都督中外諸軍事侍中録尚書領前將軍如故置參軍六人步兵三千人騎千人移止前衛將軍珧故府若止宿殿中宜有翼衛其差左右衛三部司馬各二十人殿中都尉司馬十人給駿令得持兵仗出入詔成后對廙劭以呈帝帝親視而無言自是二日而崩駿遂當寄託之重居太極殿梓宮將殯六宮出辭而駿不下殿以虎賁百

人自衛不恭之跡自此而始惠帝即位進駿爲大傅大都督假黃鉞錄朝政百官總已慮左右間已乃以其甥段廣張劭爲近侍之職凡有詔命帝省訖入呈太后然後乃出駿知賈后情性難制甚畏憚之又多樹親黨皆領禁兵於是人公室怨望天下憤然矣駿弟珧濟並有雋才數相諫止駿不能用因廢於家駿闇於古義動違舊典武帝崩未踰年而改元議者咸以爲違春秋踰年書即位之義朝廷惜於前失令史官沒之故明年正月復改年焉駿自知素無美望懼不能輯和遠近乃依魏明帝即位故事遂大開封賞欲以悅衆爲政嚴碎慢諫自用不允衆心馮翊太守孫楷素與駿厚說之同公以外戚居伊霍之重握天權輔弼王當仰思古人至公至誠謙順之道於周則周召爲宰在漢則朱虛東牟未有燕姓專朝而克終慶祚者也今宗室親重藩王方壯而公不與共參萬機內懷猜忌外樹私昵禍至無日矣駿不能從弘訓少府蒯欽駿之姑子少而翊昵直亮不回屢以正言犯駿珧濟爲之寒心欽曰楊文長雖闇猶知人之無罪不可妄殺必當怒哉哉得疎外可以不與俱死

不然傾宗覆族其能久乎殿中中郎孟觀李肇素不爲
駿所禮陰構駿將圖社稷賈后欲預政事而憚駿未得
逞其所欲又不肯以婦道事皇太后黃門董猛始自帝之
爲太子即爲寺人監在東宮給事於賈后后密通消息
於猛謀廢太后猛乃與肇謀潛相結託賈后又令肇報汝
南王亮使連兵討駿亮曰駿之凶暴死亡無日不足憂
也肇報楚王瑋瑋然之於是求入朝駿素憚瑋先欲召
入防其爲變因遂聽之及瑋至觀肇乃啓帝夜作詔中
外戒嚴遣使奉詔廢駿以侯就第東安公繇率殿中兵
四百人隨其後以討駿殿廣跪而言於帝曰楊駿受恩
先帝竭心輔政且孤公無子豈有反理願陛下審之帝
不荅時駿居曹爽故府左武庫南聞內有變召衆官議
之太傅主簿朱振說駿曰今內有變其趣可知必是閹
豎爲賈后謀不利於公宜悉發屯營及門下人以示威索造事者首
開萬春門引東宮及外營兵入殿內震懼必斬送之可
以免難駿素怯懦不決乃曰
魏明帝造此大功柰何主
之侍中傅祗夜白駿請與武
茂俱入靈龍門觀察事實
祗因謂群寮宮中不宜空便

起揖於是比日走尋而殿
上臨駿府而射之駿兵出燒駿府又令弩士於閣
之觀等受賈后密旨誅駿不得出駿逃于馬廐以戟殺
又令李肇焚駿家私書要親黨皆戾三族死者數千人
于四海也駿既誅莫敢收后不欲令武帝顧命手詔聞
斂之初駿徵高士孫登遺以布被登截被於門大呼曰
斫斫刺刺旬月託疾詐死是冀言果驗永熙中溫縣
有人如狂造書曰光光文武大戟為牆毒藥雖行戟還
自傷及駿居內府以戟為衛焉永寧初詔曰舅氏失道

宗族隕墜渭陽之思孔懷感傷其以蔡王侯楊超為奉
朝請騎都尉以慰蓼莪之思焉珧字文琚歷位尚書令
衛將軍素有名稱得幸於武帝時望在駿前以兄貴盛
知權寵不可居自乞遜位前後懇至終不獲許初聘后
珧表曰歷觀古今一族二后未嘗以全而受覆宗之禍
乞以表事藏之宗廟若如臣之言得以免禍從之右軍
將趙休上書陳王莽五公弟相代今楊氏三公並在
大位而天變屢見臣竊為陛下憂之由此珧益懼固求
遜位聽之賜錢一百萬絹五千匹珧初以退讓稱晚乃合

朋黨搆出齊王攸中護軍羊琇北軍中候成粲謀欲因
見珧而手刃之珧知而辭疾不出詔有司奏[illegible]為太
僕自是舉朝莫敢枝梧而善不論盡矣珧臨刑稱寃云事
在右函可問張華當時皆謂宜為申理合依鍾毓事例
而賈氏待諸楊如讎促行刑者遂斬之時人莫不嗟歎
焉濟字文通歷位鎮南征北將軍遷太子太傅濟有才
藝嘗從武帝校獵北芒山下與侍中王濟著布袴褶騎
馬執角弓在輦前猛獸突出帝命王濟射之應弦而倒
須臾復一出濟受詔又射殺之六軍大叫稱快帝重兵
官多授貴戚清望濟以武藝號為稱職與兄珧深慮盛
滿乃與諸甥李斌等共切諫駿斥出王佑為河東太守
建立皇儲皆濟謀也初駿忌大司馬汝南王亮催使之
藩濟與斌數諫止之駿遂疏濟濟謂傅咸曰若家兄徵
汝南王亮入為大司馬退身避之門戶乃得免耳不爾
行當赤族咸曰但徵還共崇至公便立太平無為避也
夫人臣不可有專豈獨外戚今宗室疎因外戚之親以
得安外戚危倚宗室之重以為援所謂唇齒相資之計
善者濟益懼而問石崇曰人人云何崇曰貴戚執政疎

宗室宜與四海共之濟曰見兄可及此崇見駿及焉
不納後與諸兄俱見害誅發之夕東宮召 太子詣裴
曰吾將何之裴曰子爲但傳當至東宮濟好施久與
馬所從四百餘人皆素中壯士射則命中皆欲救濟
濟已入宮莫人不歎恨

列傳第三十四下

ETH